

寿字帕

黑沉沉，掌银灯。投客店，拢港门。——圣谕

日落西山黑沉沉，家家户户掌银灯。

路上客商投客店，东海舟船拢港门。

忠孝宝卷初卷开，拜请落难星宿降临来。

两旁善人齐和佛，能消八难免三灾。

说者忠孝宝卷一部劝善，弟子开读，要讲得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。讲到苦中之苦，难中之难，忠孝节义流芳百世，方为一部宝卷。弟子先还朝代帝王，再还贤人出世。也就是昔年，明朝永乐皇登位，山河一统总太平。

明朝永乐天子登殿，江山稳便，大邦年年进贡，小国岁岁来朝，胜于尧天舜日，甘雨和风，江湖滔滔流活水，南北二京总太平。

永乐天子即位英明，五更鼓打端坐龙廷。

家家安乐户户康宁，慈子孝和合恭敬。

万民齐喝彩，称赞有道君。

国正天心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
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
三阳初开泰，六合正同春。

风调雨又顺，五谷富收成。

皇皇多有道，端坐九龙廷。

八方多清静，处处罢刀兵。

疆无强寇国无魍，刀枪不动半毫分。

大众一听，不大相信，皇上刀枪不动，要它何用，八大朝臣一看，九卿四相一算，刀枪撤改了一半。

刀枪改作农用物，兵书改作劝世文。

老兵回家种田地，少兵抄写上大人。

君王有道讲不尽，山清水秀出贤人。我们江南苏州城北门钱富街万福巷，一人姓姜，名叫国翰，同缘钱氏为婚。

提到姜家多豪富，苏州城里有名声。

一对狮子分左右，黄旗又到九霄云，金丝灯笼当门挂，十大功劳在午朝门。大众一听就要问，姜国翰家如此豪富，干种摆设，果有多大个前程官职？

提到姜国翰职不轻，吏部天官老人。

钱氏太太福命好，皇封诰命正夫人。

大人官居吏部天官，究竟为官是清正还是糊涂？提到老大人为官，清如水，明如镜，赤胆忠心一位清官。既然是忠良官，他格有香烟后代？

也是大人福气好，天送他一子后代根。

所生一位公子，名叫姜堰，公子生了聪明伶俐，读书有过目不忘之材，十三岁入泮黉门秀士，十六岁朝纲科考中举，号称苏南第一才子姜堰，公子虽然出生官宦之家，不过他仗义疏财，为人慷慨，苏州的百姓赠送他一个绰号叫孟尝君，小善人姜堰。

格朝纲里可有奸臣啊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哪一朝没得恶奸臣。奸臣哪个？此人姓姚，单名叫姚红，姚红多大的官职？这个老贼官职不小，文华殿大学士，就连永乐皇天子也来他手下读过书格。奸党倚官仗势，陷害忠良。他可有香烟后代？倒也不绝后呢，有个宝贝儿子名叫姚彬，年方一十八岁，居住苏州城西门。这个小贼虽然年纪不到二十岁，娶了九房美貌女千金。小奸党娶妻九房，可是人家心甘情愿把他格？不是得，这个小贼只要到街坊看见良家美貌女，抢到家中去配为婚。九房妻子都是抢家去格，他身边打手成群，还有三个教师，为首教师名叫呼天豹，山东人氏，善使一根铜棍，八十三斤重，力大无穷；二教师名叫康山吊，广西人氏，因为这个狗贼不做好事，专门做短寿命事情，大家送他一个绰号，叫短命鬼康山吊；三教师不简单，河南嵩山少林寺下来格，名叫吴贞，一双飞毛腿，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。小奸党依靠三个教师的势力，苏州城中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。

我也不提小贼多作恶，另表经中一段情。

单说我们今朝讲这部经，叫底高题目？题目叫《寿字帕》。这个寿字帕是什么东西？一件稀世之物，价值连城。怎得来格？我们要从天空之中说起，每年西池王母要召开蟠桃盛会，只要到桃子成熟，总归没得干多，上哪去格？把花果山孙行者偷吃啦得。王母娘娘恼怒不过，设起这件宝贝寿字帕。怎呢造个？一块四角方的手帕，当中一颗避火珠和一颗避水珠，以龙须线相隔，绣了来上，四转是一百零八个夜明珠，就拿这宝贝寿字帕，还有本说明书，朝桃树旁边格旗杆顶上一挂，镇压孙行者。孙行者胆敢来偷仙桃，只要背动这龙须线，让水火二珠相碰。避火珠和避水珠不能相碰啊，如果两颗珠子一碰，方圆一百二十里之内都要化作飞灰，宝贝挂了旗杆顶上镇压孙行者。

单说到这日，王母召开蟠桃盛会，请了如来佛和八洞神仙。王母开口：“佛祖啊，往常登台说法，肚子说饿了，你们没得仙桃子吃，总被花果山格毛猴偷吃啦得，今年他不敢来哇，我家造起宝贝寿字帕镇压好了格，他来就没得命。你登台说法八仙坐台子四转帮和佛，你喉咙放放大，肚子说饿了，仙桃子你吃三个；和佛格八仙吃两个；听经格小菩萨一人吃一个。”佛如来登台说法，八仙坐台子四转帮和佛，只说了彩云缤纷，天花乱坠。杠块花果山孙行者掐指一算，天空桃子正熟呱，偷桃去，一个跟斗，翻到南天门。到王母西池一看，欢乐一半，桃子长了透熟，恨不得要对下面落。嘴馋，扯起桃子就尝，朝桃树桠巴上间一坐，不分细大，只对嘴里摆，他堂吃桃子吃得起劲么，杠佛祖来下登台说法，肚子倒说饿了格，“王母，你说有仙桃子格呢，采嘎两个来把我们尝尝。”“手下童子，带金丝六角盘，到王母西池采仙桃。”两个手下童子，手捧六角金丝盘，直奔王母西池，一望，孙行者坐了桃树桠巴上，“不好，毛猴又来偷仙桃。”跑了气急巴巴，回过背来就溜，溜到御宰台，“玉主，不不不好了格，格毛猴又来偷桃子了哇。”“什么？又来偷仙桃哇，跟我去捉。”怒气冲冲，带领天兵天将，直奔王母西池，孙行者望到玉皇大帝，他不买账，“我老孙当年天空十万天兵天将也不是我格对手呢，我还在乎你来？”哪晓朝后间一望，望到佛祖，“不好哇，旁人我不怕，西天老和尚我怕格，当初把他压五行山底落，我大半条命总没得嘎，干歇不走，飞蛾投火。”一个跟斗，跳下桃树，翻身准备跑，只见旗杆顶上，一样宝贝放光雪亮，夺目难睁，那是什么东西，待我老孙带回洞府，好好欣赏欣赏。一个旋风，蹿到旗杆顶上，伸手一抓，拿宝贝抓了手里，望望还

有一本说明书，也朝怀里一塞，跳下旗杆，一个跟斗翻出南天门。这宝贝寿字帕为何镇压不了孙行者？当初孙猴子来太上老君八卦炉里，炼了七七四十九天，他是金刚不灭之躯，小小格寿字帕，对他毫无作用。杠块天兵天将见到宝贝总被带走了格，手拿兵器，跟了后间追赶。孙行者且战且退，慢慢退啊退，退到中原国和安南国搭界格地方，怀间格宝贝不曾挎得好，朝凡间一忒。

宝贝落得安南地，天书落进了外罗城。

说明书忒到外罗城，被吏部天官姜国翰拣到，就收藏了来家。寿字帕忒到安南国皇城锦阳城里间，巡街御使荐上银殿，交把红毛狼主。红毛狼主一望，放光雪亮，夺目难睁，又识不得是底高宝贝，召来六部朝臣：“众位卿家，你们可晓得这是什么宝贝啊？”文武百官没得哪个识得。六部大臣说：“狼主千岁，我国无人识破，不如送到中原大国，中国有能将识出，一笔勾销，无能人识出，以此难他中国，杀进他南蛮。”“好。”红毛狼主磨磨狼墨，掭掭狼毫笔，写战表一道，上写：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天朝有道君。
两国合得晚多好，争吵没得半毫分。
年年白米三千担，珍珠玛瑙贺明君。
宝贝送到中原国，送进皇皇紫禁城。
中原有人来识破，一笔勾销不谈论。
无人识出此宝贝，杀进皇皇午朝门。
等我杀到中原地，我为君来你为臣。
杀啦朝纲文共武，杀啦你皇子与皇孙。
老兵杀到八十岁，三岁孩童做刀下人。
等我杀进你皇皇午朝门，鸡犬不留半毫分。

打发两个番使，备能行快马，带了宝贝寿字帕直奔中原。

两个番使行程数天整，来到了中原午朝门。

圣天子端坐金殿，吩咐将两个番使召上金殿：“安南小使，这次到我们中原，进贡什么国宝？”“万岁，我家狼主该死，打发我们到你中原，一不进贡金银财宝，二不进贡珍珠玛瑙，有战表一张、宝贝一件。”“呈上来。”永乐皇端坐金殿，接过战表。

上上下下看完整，龙心恼怒八九分。

宝贝朝龙书案一摊，四转是一百零八个夜明珠，毫光万道，“众位卿家，安南国好无道理，进贡这件宝贝，不知道哪位爱卿能够识出宝贝的来历。”

哪晓问到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官不作声。

吏部天官姜国翰双膝一跪，“万岁，待老臣观看观看。”对格宝贝一望，“万岁啊，小小的寿字帕，何足为奇。”“姜爱卿，莫非你晓得宝贝的来历。”“万岁，这件宝贝名叫寿字帕，原本出于天宫。”肇拿拈到说明书，孙行者去偷仙桃，一情二节，告诉万岁。圣天子一听，龙颜大悦，“老贵公，宝贝是你识出来格，孤家无以为报，当众卿之面，这件宝贝赐把你。

带了回转苏州城，你姜家代朕藏宝珍。”

“多谢万岁。”老人一散朝，来到朝房，坐下来一想，朝纲奸臣当道，老奸党姚红奸计百出，我再在朝纲做官，说不定家乡份也没得呢。也罢，我不如回转苏州纳福，退归林下。于是连夜把辞皇本章做好，五鼓三点上殿，金殿得准，辞皇别驾，经过书仪官，交过印把子，西水关备舟船一只。

水路滔滔动身走，回转苏州一座城。

不提大人回家转，单讲奸党丧良心。

老奸党姚红一散朝，跺脚蹲杠骂啊，“永乐皇，你格无道昏君，我是你格恩师先生，你这宝贝寿字帕价值连城，你不赐把我，你送把姜国翰这个老匹夫啊，真正可恼可恨。来到自己朝房，拿老管家汪广才唤到面前，“老汪，老匹夫姜国翰带宝贝寿字帕回转苏州城，我们不如想个办法，打发我家安童扮做江洋大盗，来半途之中行刺姜国翰，

只要将这个老贼身丧命，好夺回无价宝和珍。”

“老爷嘎，这个办法不好哇，如果杀不到姜国翰，走漏风声，要连累你老人家。我倒有个两全之计，姜国翰回转苏州，听说他家儿子叫姜堰，号称孟尝君小善人，良心最好，现在江北遭荒，你写封书信到江北衙门，叫难民逃灾躲难赶往苏州，投奔天官府，要这些难民通了天官府不要跑，通他家吃，虽然万贯家财么，经不起这些穷鬼百姓吃嘎，拿他家万贯家财吃光啦得，他无法生活，必定要拿这价值连城格宝贝拿上街上去卖。他拚不得卖，必定要拿到典当里去当，我家只要打发小主姚彬，来苏州开起隆兴典当一座，拿假宝贝寿字帕造好了，姜堰到我家一当，赎格时候假格把他，就能格一来么，我们不知不觉取回宝贝，人鬼不知，天衣无缝。”“老汪啊，这倒是长久之计啊。好，我写封书信家去，打发儿子姚彬苏州开起隆兴典当，拿假宝贝寿字帕造好了等待姜堰。”

不提奸党开典当，单讲姜大人转家门。

大人水路登舟，来到苏州城，惊动钱氏太太、公子姜堰迎接，安排房间，安静歇息。哪晓得大人在路行程遭受风寒，得了一场重病，吃药如喝水，化纸如哄鬼。

大人毛病重得很，并底里淘沙渐渐深。

毛病委该沉重，人不曾有用。临死归天，再三嘱咐，万贯家财皆可失，不能丢落寿字帕宝和珍。公子请过僧道两班超度亡魂，备沙枋棺木，收尸入殓，一步不跑，天官府守孝。

不提公子来守孝，单提到江北众灾民。

江北年岁不好哇，水荒三载，百姓颗粒无收，赶到衙门去求情，县主老爷就说格：“众位父老乡亲，三年不上缴，国库里有多少？荒单一张开把你，旁的县府去逃生。”“老爷，我们逃哪去？”“你们上苏州，天官府有个孟尝君姜堰，

投奔公子小善人，大家才有命残生。”

肇一班百姓收拾行李，逃难赶往苏州城。

一班百姓站起身，赶往苏州一座城。

一到苏州城天官府门口，齐卜卜朝下一跪，叫一声：“善人老爷嘎，
要望你家发善心，救救我们灾民落难人。”

姜堰一望，“众位父老乡亲，你们是何方人氏？跪了我家门口干什么？”“少爷，我们是江北难民，因为遭到水荒，要望相公开大恩，搭救我们命残生。”“你们稍等片刻。”姜堰来到高厅，见到母亲，“母亲，江北遭荒，难民跪了我家门口，叫我们搭救，你看可要收留呢？”“儿啊，有多少人啊？”“母亲，人是不多，只有两三千个人。”“啊呀，两三千个人，任凭我家房屋多，一下子住不了许多人，回他们走。”“母亲，你这错呱，难民百姓投奔我家，我们设法也要收留，我家住不了许多人么，就能格，孩儿不如拿苏州城格小饭馆包下来，叫难民住宿饭馆，米麦有我天官府供应，一天三顿，吃饱了肚子，度过荒年，好让他家去。”“也好，就这么办。”公子良心好了，拿苏州城格小饭馆包下来，叫这班难民百姓住宿饭店。肇这些百姓好了，朝饭店里一坐，活计又不要做，虽然吃不到好货，一天三顿小米粥，也算是享到福，两三千个人，只吃不做得了？才不过吃了半个月的光景，账房先生来报，“少爷格，翻腔，翻腔，粮库房底朝天。”“先生，不要紧格，我家有的是钱，可以到外地去买粮。”肇拿银库房打开来，去买米麦家来，人越吃越多，吃了一个多月，银子又吃啦得格。中人、保人请家来，房屋田地卖啦一大半，安童梅香一齐释放，留到一个老梅香，一个小书童服侍母子两个，继续开

仓救济。一班难民百姓一望，姜堰公子良心好了，再像能格下去，我们拿他家全家吃光了，他们娘儿两个也没得命，我们不能再害他家。齐卜卜对天官府门口一跪，“少爷，我们走了哇。”“众位乡亲们，你们为何要走啊？”“相公，我们不忍心再害你家，就当你家拿房屋田地卖干了，顶多救到三天，三天过后，我们也是没得命，我们不能害你家，我们要走喽。”“乡亲们，我姜堰尽我格能力，能救你们一天，我就搭救一天。”钱氏说：“儿啊，大家说得是不假哇，就当我家田地房屋卖干了，顶多也只能救到他们三天，三天过后，他们也是没得命，连累我们娘儿两个总活不成。儿啊，我闻听说嘎，京都皇城开设文考，你不如进京赴考，求取功名。

求到一官并半职，搭救难民许多人。”

“母亲啊，你嘴唇边薄绡绡，说话轻飘飘，进京赴考，考到还好，万一考不到，一来一去，要多少格路费啊？我们家里分文总不该，哪来格路费银子啊？”“儿啊，金银财宝我家不该，我家还有一件无价宝贝寿字帕。”“母亲，这个宝贝不能动啊，家父临死归天再三嘱咐，万贯家财皆可失，不能丢失寿字帕宝和珍。”“儿哎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你拿宝贝拿到街坊典当当啦得，进京赴考，求到功名，好赎回宝贝。”“格倒也是的嘎。”宝贝寿字帕朝手里一捧，走出天官府。

一路行程朝前奔，隆兴典当面前呈。

“朝奉先生，当宝贝。”“底高宝贝啊？”“寿字帕。”“底高？”“寿字帕嘎。”“妥了呱，我家少爷开设这个典当，就为这个宝贝寿字帕嘎，终于来了。”二铜钱眼镜一戴，“相公，你这宝贝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啊，当你纹银五十两，开张当票。”“先生，你可来下说梦话啊，我这宝贝你就当五十两银子啊？拿你家老板喊出来，价钱我和他当面商议。”朝奉放趟子直奔里面，告诉小奸党姚彬，姚彬一摇一摆走出来格，“啊，姜世兄，你来干什么嘎？”“姚世兄，原来你家开格典当，我来当寿字帕格。”“姜世兄，寿字帕价值连城，你只要开口，要多少我家总有。”“多我也不要，恐怕当得起，我赎不起，我只要二百两纹银，你开张当票把我。”“先生，快，赶紧开当票。”公子接过当票，拿纹银带了随身，走出隆兴典当，

一路行程回家转，梧桐桥到面前呈。

只听到一个声音：“苍天啊，这个世道不公平啊，我活了世上有底高意思啊？罢了罢了哇，

我也情愿不要残生命，投河落水了残生。”

姜堰一望，一个大汉要向河里跳，放趟子一个箭步，捧住那个大汉，“老朋友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等等我。”“你这后生家倒发笑格，我要投河自尽，你叫我等等你，你也投河死来？”“正是得嘎，我陪你投河死呢。若在世上捱，不要对土里埋。阎王不寻你啊，你倒想发阎王家财，你为何想不开？”“相公，我这人活得世上没得意思了格，我是余家庄人氏，名叫余成龙，我家就该三间茅草棚，与我家父亲相依为命，谁知夜遭天火，我家三间茅草棚被煨了干干净净，父亲来火坑之中被烧杀得，我拿父亲尸体寻出来，想想老子忙了一世，他一死，我和尚道士请不动，连买口棺木格钱总没得，我活得世上也有底高意思，我准备投河自尽。”“余大哥，为了这滴点事，你就想不开，办丧事要多少钱啊？”“买棺木，请僧道两班，起房屋，格三四十两银子要呱。”“不就三四十两银子，我堂有了，我拿把你。”走怀里取出五十两银子，余成龙纹银接在手，浑身来下颤抖了，双膝一跪，“恩公，

送我花银五十两啊，我得绝处又逢生。

余成龙有个翻身日，一重恩报哇九重恩。”

“余大哥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”“恩公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？”“我啊，我名叫姜堰。”“你莫非是孟尝君小善人姜堰啊？”“不错，正是小生。”“恩公，大恩大德，铭心肺腑，告辞了。”余成

龙转身走了格，姜堰今朝送出五十两银子，古人有言，一钱不落虚空地，将来不是余成龙相救，他千条残生总活不成，此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公子来到家，“母亲，我典到二百两银子。”“拿出来哇，我帮你打点行李包裹，你准备动身。”“母亲，没得干多，就该一百五了格。”“还有五十呢？”“把我做好事做啦得格。”“儿啊，到这个景致你也做底高好事啊？”公子拿经过一讲，老太太长叹一口气，“哎，罢了，罢了，儿啊，余下的一百五十两银子，你统统带了进京。”他娘儿两个正在商议商议准备赶进京，来了公子格同窗世兄一个人。公子格同窗世兄，名叫张玉林，急急匆匆来到姜家高厅，“姜世兄，伯母，你们总来家啊，我来问你家借件宝贝格。”“张世兄，有何吩咐？”“姜世兄，我家妹妹这一阵骨瘦如柴，面黄肌蜡，请郎中看，又看不出是底高病，拿和尚道士请家去一望，说我家妖气过重，妹妹被狐狸精缠住得，我请和尚道士捉妖，他们说道功浅，捉不住，说你家有个宝贝寿字帕是避邪格，姜世兄啊，
你可好借把我家去挂拉三天整，搭救妹妹命残生。”

“张世兄，不是我小气，宝贝不来家，我进京赴考没得路费，把我到街坊去当啦得呱，”“你格好去赎嘎？”“赎倒可以格，我没得干多钱。”“钱是小事，我家去拿。”一歇辰光，带了二百两银子来。“张世兄，格你稍等片刻，我去赎宝贝。”纹银带了随身，着急慌忙来到隆兴典当，“朝奉先生，赎宝贝。”姚彬一望，“姜世兄，你是早起才当格宝贝，干歇倒就赎嘎，我们人头对熟面，我也不收你格利钱，你拿二百两本钱把我，当票把我，宝贝你带走。”他拿假寿字帕捧出来，朝柜台上间一搁，姜堰一接过一望，不对劲啊，四边的明珠黯淡无光，“姚彬，我家寿字帕呢？”“这不就得嘎。”“胡说八道，你这是伪劣的，你格晓得为何我家宝贝价值连城，当中是避水珠和避火珠以龙须线相隔，四转是一百零八个夜明珠，你这个中间不是水火珠，你弄紫金相隔格，四边也不是夜明珠，你这分明是假格，真宝贝拿把我，好让我早点走。”姚彬一听，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，“你格狗贼，你早起来当格，干歇就来赎，我拿把你不要，故意到我典当闹事，败坏我隆兴典当的名声，三位教师何在？”“有。”小奸党一喊，三个教师朝出一跳，“相公，有何吩咐？”“这个狗贼败坏我典当名声，上前修理修理他。”三个教师不留分说嘎，

拿姜堰揪到尘埃地，拳打脚踢不容情。

公子是读书之人啊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被他家打了么又没得还手之功，可怜啊，浑身被打得青红紫绿，身上也打了鲜血淋淋。二教师康三吊，号称短命鬼，专门做短寿命事情，打打不解恨，“二位教师啊，交把我，等我来处置。”上前揪住姜堰，背起来对天上一撂，一下子撂到杨树顶能高。姜堰来格半空中，究竟果有命残生？

善心公子不该死，来了一个救命人。

哪个？皇上的龙虎双状元，十三省巡按田志，身骑白马，带领安童步行街坊，坐了马上一望，一个人来半空之中旋溜溜乱转，“这个老朋友来半天，大概想成仙，跌到地落也有命，我不救哪个救？”田志不慌不忙，坐骑之上一个旋风蹿上去，公子托到手掌心。我倒望望是哪个？弯下腰来一望，这不是苏南才子姜堰？

提到个姜堰小书生，是我个表弟自家人。

表弟醒来，表弟醒来啊。姜堰二目一睁，“哥哥，你多咱死嘎？”“兄弟少说点，堂是青天化日。”“格你不死，我怎看见你格。”“兄弟，你以为这是阴曹地府啊，我原要问你了，你才间上天，可是要成仙。”“哥哥，我被人家掼上去呱。”“哪个敢掼你上去？”肇拿江北遭荒，开仓搭救，典当当宝，上下经过细说一遍。田志说：“表弟，这就是你不对，你要进京赴考没得路费，应当同哥哥开口，我是十三省巡按，你不要说二百两银子，就是两千两，你开了口，我设天法总来弄把你，你可犯着拿价值连城格宝贝，拿到街坊来抛头露面。”“哥哥，我当总当了格。”“不要怕，哥哥我来帮你要宝贝。”拿兵器银装短剑一抽，来到典当门口，“哪一个是姚

彬？”姚彬胸脯一拍，“我就是，你啥人？”“听说我家表弟姜堰格宝贝寿字帕，来你堂块来，快快交出来。”“来堂，不来柜台上。”“你格小贼，我说格是真宝贝，我乃十三省代天子巡按田志，你识时务格，

好好交出寿字帕，一笔勾销不谈论。

若不交出寿字帕，把你送上枉死城。”

嘴里说话，银装短剑对准柜台叭嗒一剑，拿格柜台打了粉粉碎。姚彬一吓，直头吓得不得，“三位教师何在，上前修理修理这个狗贼。”三个教师带领二三十个打手直奔田志，十三省巡按银装短剑抓在手，要夺无价宝和珍。要讲到田志，这个人厉害了，他是龙虎双状元，文是才高八斗，武是武艺超群。格奸党家三个教师，再加二三十个打手帮忙，是双拳不抵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十三省巡按正在为难处，凶多吉少命难存，一想不得了了呱，

不但宝贝夺不到，要陪送一条命残生。

眼睛一观，安童撑了旁半个，“安童，不要蹲杠望闹忙，赶紧回府，快快家去告诉你家姑娘来知道，街坊搭救我当身。”安童把他一喊，“对呱，我蹲堂看底高闹热嘎，相公总没得命了呱。”放趟子来到田志格马身边，上马一鞭，白马四蹄生风，直奔巡按府，翻身下马，直奔小姐绣楼。田志有个妹子，小姐名叫红玉，年方二八青春。

提到田红玉小姐了不得，比她家哥哥胜三分。

安童一到绣楼，“姑娘哎，快快去救命啊。”“你格奴才，大呼小叫干什么？”“我家少爷路经街坊，看见表少爷和人家动手，上前帮忙，不是奸党姚彬格对手，等等险要没得命啊。”“啊，也有哪个狗贼敢欺负我家哥哥来，梅香呢？”小姐一喊，八个梅香朝出一站，她随身有八个贴身梅香，沿小跟随她习文练武，小姐帮她们取格名字，胖胖瘦、瘦瘦胖、胖胖下、瘦瘦上、上上尖、尖尖上、上不尖、尖不上，八个梅香格本事总了当不得厉害。“姑娘有何吩咐？”“赶紧带兵器到街坊去搭救少爷。”主仆九个各带兵器随身。

主仆十个动身走，十字街到面前呈。

田红玉小姐抬头一望，哥哥披头散发，汗如雨淋，大喝一声：“哥哥，不必惊慌，小妹来也。”一个旋风，扑了转头，她格本事好了，手拿绣弯刀，不分细啊瘦、胖啊大一刀杀一口。一口气砍杀十三个，杀了鲜血淋漓。

小奸党姚彬一望，田红玉小姐有羞花闭月之貌，沉鱼落雁之容，“干体面格小姑娘，二教师、三教师不要去捉人，来帮我抓这小姐，捉到小姐开心，夜里就好成亲。”肇二教师康三吊、三教师吴贞丢下田志，围困田红玉。田红玉绣弯刀抓了手里，一班奸党围上来，杠块十三省巡按和呼天豹来下动手。要讲到呼天豹格本事，两个田志总不是他格对手，现在田志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大战交锋二百合，十三省巡按欠三分。一想不好，今朝是凶多吉少哇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格，虚晃一剑，夺路就跑。呼天豹一看，哈哈大笑，“田志，你向哪里逃？今朝你上天，追到你灵霄殿，今朝你入海，追到你水晶宫，你今朝逃到森罗殿，我追到你阎王家鬼门关。”手一挥，带领打手就追，一个追来一个赶，如同玉兔遇黄鹰。

十三省巡按起身，一条塘河面前呈。

抬头一看，命总吓断，不好了呱，后有追兵追赶，前有塘河阻路，我今朝没得命了呱，站在河边，二目流泪，叫一声：“救命，救命啊，

哪个救我田志残生命，结草衔环报你恩。”

一声救命，惊动河对面一个老朋友得晓。河对面是座关帝庙，庙门口一个卖狗皮膏药格老朋友，朝这间一望，心想，光天化日，想谋财害命，路见不平，我要拔刀相助。隔了一条河，怎得过河了，老朋友眼睛一观，关帝庙门口有个木头旗杆，约莫有二三百斤重了，他两个手捧住得，用劲一拔，拿个木头旗杆拔出烂泥，捧起来对河里一射，借旗杆之势一个旋

风，唰啊，走对面赶到河这间。恰巧呼天豹带领一班安童追得来，老朋友不由分说，木头旗杆棒了手里就打哇，二三百斤重格木头旗杆打到人身上，有格打碎天灵盖，有格打断脊梁筋，也有门牙来打落，鼻根子打了血淋淋，头打了破皮，只好下泥，打了粗腿，冤家变鬼，打了发肿，只好进桶，打了发紫，鞭鞭脚就死，打了一班安童跑格跑来溜格溜，跌啦多少大跟斗，也有裤子不脱就过沟，也有背个黄石头，绊么绊格脚趾头，红血冒来鲜血流，回过头来望一望，杀人格祖宗在后头。呼天豹一看，晓得式势不对，“安童，赶紧跟我逃命，干歇不走，是飞蛾投火。”转身就溜，田志一观，安童、打手一个总不见，走上前去忙行礼，恩公连连口内称，“恩公，不是你仗义出手，我性命难保，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？”“你问我名姓，我乃河南省相州府汤阴县岳家庄人氏，提到我的老祖父，是当初大宋朝的武穆精忠大元帅岳飞，岳鹏举，我是他的第九代玄孙，名叫岳超。”“啊呀，原来是岳元帅的后代岳英雄。你到我们苏州来，所为何事？”“实不相瞒，皇上有两个龙虎双状元名叫田志，皇封十三省代天子巡按，我来投奔巡按，保护巡按大人格，你果认得田志家住哪里啊？”“恩公，原来你寻访田志啊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不才我就是田志啊。”“啊，你是巡按大人啊，好了。”岳超双膝跪，参拜巡按老人，田志双手相搀，“英雄，快快请起啊。”“巡按大人，你贵为巡按，哪个不要命，敢追杀于你来？”“啊呀，不好，我刚才只顾逃命，我家妹妹也丢在隆兴典当。赶紧，跟我去救妹妹。”“大人，既然要去救人，你带我去，有我动手，你只要撑旁边格看。”肇十三省巡按前间走，岳超带了紧随身。

岳超手捧长梢木头动身走，隆兴典当面前呈。

呼天豹带领一班打手才逃到隆兴典当。岳超大喝一声：“狗贼，俺岳超来了。”他这一喊，如同晴天起格霹雳，呼天豹一望是岳超，“安童，不好了格，格大力气狗贼又来了格，赶紧走。”吓了就溜，二教师康三吊和三教师吴贞，来下围困田红玉小姐，岳超木头旗杆棒了手里，对准吴贞“咔嚓”一旗杆。吴贞识相格，听到风声旗杆响，“二教师，我们赶紧走哇，这狗贼力气大了。”丢下小姐千金女，蹦纵如飞去逃生。田红玉一望，围困她的打手不见，弯腰奉揖忙行礼，恩公连连口内称。田志走过来：“妹妹，不是岳英雄相救，我们兄妹性命难保。恩公，随我回府，水酒谢恩。”带领安童梅香、表弟姜堰、英雄岳超来到巡按府，办起酒席，款待恩公。

杠块高厅来饮酒，来了英雄一个人。

安童进来报：“少爷格，府门口一个稀奇古怪格人来了格。”“你格奴才，你总说点稀奇话，人就人，也稀奇古怪人，有多稀奇啊。”“少爷嘎，这个人是稀奇了，他有三只眼睛。”“少说点，人只有两只眼睛，倒哪有三只眼睛，我们出去望望看。”走到府门口一看，一位英雄身高八尺开外，面如冠玉，望望奇怪了，来他额头上间，多长了一只眼睛，眼光逼人。田志晓得不是等闲之辈，抱拳一礼，“英雄，田志未曾远迎，多有怠慢，包涵三分。”“你就是巡按大人？大人，我名叫卞喜，一个小小的绰号，叫海燕子卞喜。”要提到这海燕子卞喜，来这部经中也是个主要人物，一身轻功，了当不得厉害，能够从海这间飞到海过间，脚底落不踏水，所以号称海燕子。拿卞喜请到高厅坐下来，才举杯子喝酒，安童又进来报：“少爷格，门口有个老茄子来了格，喉咙又高，直把嗓子来下叫，说田志可来家，叫田志出来接他。”田志走到府门口一望，这位英雄，只有五尺多高，倒有箩口粗格腰，黑漆抹揭像锅底菩萨，“这位英雄，我就是田志，未曾远迎了多有得罪。”那个老朋友一把背住田志，“巡按大人，我特地来投奔于你格，我姓刁，我格名字叫刁其，我家老子是老刁，人家总叫我小刁，现在我这人不刁哇，我人总直杀得格，把人家叫刁哇刁叫了难听了，你可好帮我改姓直，我叫直其。”“刁英雄，说笑话，姓名是父母所赐，哪好随意更改。”“巡按大人，我还有个绰号，我就叫呆呵呵刁其。”“原来是位傻乎乎的英雄，上高厅来饮酒。”

一班英雄来饮酒，又来英雄四个人。

山东赵家庄嫡亲弟兄四个，以龙、虎、彪、豹排名，也来投奔田志。我也不提巡按府里一班英雄来聚会，单提奸党丧良心。

小奸党姚彬，见到田红玉小姐被救走，隆兴典当打了乱七八糟，拿三个教师叫到面前，“三位师傅，平时你们口吐狂言，本事怎呢怎得了，今朝格大力气狗贼一到哇，吓得就溜，到手格小姐田红玉弄飞啦得，哪个有本事到巡按府，将大力气狗贼和田志身丧其命，重赏千两纹银。”二教师康三吊站起来：“相公，胆放宽心，我去动手行刺。”“二教师，有你去，我是一百二十个放心。一来，你格本事好，二来，你格鬼点子多，我为你办酒，等到二更天好去动手。”肇弄点酒，慢慢吃到二更多天，康三吊身穿夜行衣套，肩插单刀，到天井里一观四下无人，丹田一提气，“唰”蹿到屋顶之上。

蹿房越屋动身走，行刺巡按老人。

哪晓这个狗贼嘎，

去格辰光到有千条路，打转要进地狱门。

飞檐走壁来得快，巡按府到面前呈。

抬头一望，灯火辉煌，一个金钟倒挂，脚朝屋檐高头一挂，头勾了朝下，拿糊窗的丝棉纸，弄馋唾舔湿得，手指头戳个洞，朝里间望，望到哪个？犯霉，三只眼睛格卞喜，望望卞喜格眼睛像渥闪，要动手他吓得又不敢。“今朝怎干倒霉嘎，碰到三只眼睛格人格。”他吊了屋檐之上来下等待机会，卞喜来下喝酒，头一抬，只见窗子上间一道黑影，伏了杠不动，莫非是刺客前来行刺啊，不要管他，我请他吃它一支金镖，也不声张，偷偷摸摸走怀里摸出一支金镖，对窗子外间一射，“中”，嘴喊“中”，这一镖不偏不斜，射中康三吊的咽喉要害，短命鬼啊呀一叫，人走屋檐上栽下来格。

将身掼倒尘埃地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十三省巡按和一班英雄好汉蹦出去一望，刺客的咽喉要害插中格金镖，鲜血朝外直冒，“卞英雄，你这一镖射了准了，这是小奸党家二教师叫短命鬼，名副其实短命鬼。短命鬼今朝做了短寿命了哇，他必定是来行刺格。安童，拿尸体拖到后花园，用松香烈柴架起来煨啦得。”安童去拿松香烈柴，呆呵呵刁其说：“大人，交把我，我有办法格。”走怀里摸出格小罐头，弄筷子蘸点药粉，朝尸体高头一洒，说来奇怪了，不过一盏茶格功夫，一具尸体化作一滩血水。田志说：“你格呆呵呵，这底高东西干种厉害？”“巡按大人，不是我摆歪，这个东西只有我才该，我家师傅把我格叫化血金粉，不要说一具尸体，哪怕几十条老水牛死堂块，只要皮霍皮，肉霍肉，我也只要干多药粉，一歇辰光，就化啦得格。”“你格呆呵呵，这个东西厉害了，你要好自为之。表弟，过来哇，小奸党姚彬起了杀心，你家里不好久留，我堂五百两银子把你，你马上进京赴考，求取功名。

求到一官并半职，好收回无价宝和珍。”

姜堰谢谢表兄，回转天官府。田志拿一班英雄喊到面前：“众位英雄，承蒙你们投奔于我，我有皇命在身，两个地方要去私访。第一，杭州天竺山，有人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我去看一望，哪个想造反。第二，山西五台山附近常有良家民女失踪，必定是采花大盗所为，我要拿捉采花大盗，为民除害。我们明天明动身，先上杭州。”一到第二天天明，金鸡三唱，田志拜别母亲，辞别过妹妹。

带领一班英雄动身走，赶上杭州一座城。

我也不提十三省巡按赶上杭州城，单提到他格生身老母亲。田志家妈妈自从儿子一走，想念格儿子，朝也思，夜也想。哪晓朝思夜想，想成忧儿病，寒寒热热紧缠身，请名医郎中家来医治，吃药如吃水，用钱如化纸，药渣子堆堆几尺高，毛病不退半丝毫，田红玉小姐

心如火焚，“梅香，哥哥又不来家，母亲重病缠体。

如果有三长并两短，对不起哥哥自家人。”

“姑娘，你不要担心，郎中先生看不好，不是绝症，你不好许许菩萨嘎？我们堂东南方向十三里之遥有个天皇庙，天皇娘娘灵了，你不好许许天皇娘娘？”小姐信以为真，双膝一跪，拜拜天皇娘娘，“天皇神明啊，

有灵有感保佑我家母亲毛病好，我圣诞去进香了愿心。”

说来也奇怪了，一许菩萨，曾剩两天，老太太格毛病倒好了格。“梅香，说有神确有神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我一许，我家妈妈现在不吃苦啊，我答应圣诞去进香，三月初二，天皇娘娘圣诞，我们要去进香了愿了。”过了一天又一天，三月初二眼面前，小姐翻翻身，起个早五更，金钥匙拨开银皮锁，银钥匙拨开柳州箱，拿出青铜明镜，象牙木梳，月江肥皂，胭脂花粉，红粉面上搽，丝线压眉毛，鹦哥嵌绿桃，梳起髻来翘傲傲，如意簪子当中攏，耳带八宝金环子，九曲黄金垂耳梢。要得俏，一衬加一罩。怀府上面挂须罩，须罩上面挂荷包。

走一走来摇一摇，好似仙女下九霄。

打发安童备过轿梁一顶，带领八个梅香随身。

主仆九个动身走，天皇庙进香了愿心。

上天皇庙，必定要经过隆兴典当。小奸党姚彬拿柜台整理好了，坐了典当里面，抬头一望，望到外面一顶轿梁，八个梅香相随，心想格不是田红玉小姐身边格贴身梅香啊？梅香跟了后间，轿子里间必定是田小姐，“妥了格，你不出门，我想不到你格人，今朝出了门，叫你插翅总难飞。”拿二三十个安童召到面前，两个教师喊到身边，“安童，手脚要放哨刷点，今朝是三月初二，田小姐必定是到天皇庙去进香，我只要开口，你们大家帮助手，抢到小姐女千金，重重有赏雪花银。”肇吆五喝六动身走，打抢小姐女千金。田红玉一到天皇庙，打发轿夫直接拿轿子抬进天皇庙，八个梅香蹲外间看守山门。一个梅香眼睛尖，老远望到姚彬走在前间，一班安童、家将随身，“妹妹，那不是小奸党姚彬，他怎带许多人来嘎？不好哇，就怕晓得我们主仆来进香，来抢我家姑娘呱。”“不要紧格，小姐来天皇庙里间了，我们也进去，拿大门关起来，看他可得进去。”八个梅香走进天皇庙。

拿大门杠了紧腾腾，小贼哪能入山门。

姚彬一望，“你们这些妖韶哇，山门关起来就溜得走来？天皇庙没得后门，我肇一步不跑，就像格癞猫，你走前门出来，我就带你走，逋了庙门口等待。”八个梅香一进天皇庙，“姑娘，祸比天高。”“什么事啊？”“小姐，姚彬带领打手，逋了庙门口等待，要强抢你姑娘成亲。”田红玉一听，吓了大半条命，急了没法，只是来下跺脚。八个梅香当中，有一个梅香叫上不尖，生了最麻利，“小姐，你不要跺脚，也好想想办法。”“你格贱人，我想底高办法？”“小姐，你没得办法，你只要问问菩萨，姚彬来外间等，我家轿子来里间，一歇小姐你不要坐轿子，你客气点请菩萨坐坐，堂木头菩萨、烂泥菩萨，菩萨几十个，我们搬嘎一尊菩萨朝轿子里间一圆，拿轿帘一放，轿子一出门么，姚彬晓得里间是菩萨格，肯定要拿轿子抬走格，他人一死走，你小姐不好溜家去啊。”“对格，好办法。”大家七手八脚，搬个烂泥菩萨，朝轿子里间一圆，拿轿帘一放，“轿夫啊，过来，你们拿轿子抬出天皇庙。”“小姐，我们不敢。”“你怕底高，姚彬是抢我，又不抢你们，你们能够太太平平，轿子抬走有条命家去格，我一个人赏二十两银子。”轿夫一想：一个人有二十两银子，就是死也值嘎，“抬。”

抬起轿子就动身，八个梅香后面跟。

姚彬望见轿子出山门，果要欢乐二三分。

他肇斜七斜八，对轿子前间一撑，“田小姐，我等到你干歇，人总心焦煞得格，我们也是前世里格缘分。你不要走，今朝夜里就跟我。安童，你们尽数定了杠做底高，人家轿夫抬了

一天格轿子不吃力，你们不好拿轿子接过来。”大家安童一想，不假哇，我们肩兜上又不害疮，我们不好拿轿子抬过来。一把拿轿夫扛开来，“死走，死走，我们会抬轿子格。”四个轿夫听见叫他走，瞎子修道，巴量不到，放趟子就溜，八个梅香稀稀步子也就跑啦得。姚彬一想：养梅香有底高用，她家小姐来轿子里间，不说到保护小姐，梅香倒死走了格，不要管哦，我抢小姐人，我不抢梅香。“安童，田小姐千金之躯，你们轿子要慢慢抬了，不要拿她熟坏了格。”“晓得格。”

抬起轿子就动身，哪肯耽搁转家门。

哪晓得这些狗贼萝卜花眼睛不曾相得清，拿烂泥菩萨当作女千金。

晃颠晃颠来得快，学士府到面前呈。

来到高厅，轿帘顿平。姚彬就喊：“小姐，到家了哇，你好出来了哇。”不作声。“小姐，我们反正是夫妻，出来望望没底高稀奇，你不要怕难为情。”不答应。“安童，小姐脸皮嫩，不好意思，你去拿她换出来。”格你格奴才换人么，拿轿帘掀开来呢，轿帘不掀，手伸进去，“田小姐，我来换你。”手朝里间一掀，冰冻三阴，“不好，少爷格，熟总熟杀得呱，总发得荫么。”“奴才，我横敲叮，竖敲叮，慢慢跑，慢慢跑，跑了又哨，就像跑报，熟杀得，快换出来，盘盘就活格。”安童拿轿帘一掀，向里间一望，“啊，少爷，不是小姐，是菩萨。”“是菩萨嘎，该应我家要发财，拿菩萨总抢家来。”

姚彬一个跟斗掼倒地，目瞪口呆不作声。

他做梦总想不到，轿子里间会是菩萨，走地上爬起来，糊里糊涂，满脑子总是田红玉小姐格影子。望到柱棵来杠，他眼睛发花，只以为是田红玉小姐撑了杠，一把捧住柱棵：“小姐，你就来堂，我们来寻格欢喜。”发呆，捧住柱棵就做乖(接吻)。安童叫起来格：“少爷，个是柱棵。”啊，定神一望，果真是柱棵，糊里糊涂站起身，一个倒栽葱，头朝西，脚朝东，鼻头管里不通风。老太太一想，不得了了呱，“梅香，你家少爷今朝可曾出门啊？”“要问安童。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太，今朝上天皇庙格，准备抢田红玉小姐。轿子抢到家一望，不是小姐，是个菩萨，我家少爷发得呆，捧住柱棵就做乖。”“啊呀，不好了呱，天皇娘娘动恼，迷失了这冤家的神智。”点起三炷清香，双膝一跪，拜拜天皇娘娘，“天皇神明啊，有灵有感，

保佑我孩儿还魂转，大香大烛了心愿。”

把她一祷告，姚彬倒苏醒过来格，走地上爬起来，朝高厅一坐，想想特别难过，“安童，我今朝坍冲现世，祖宗十八代格冲总把我坍净了格。不怪张，不怪李，只怪姜堰格狗贼。”“少爷，怎怪到姜堰？”“怎不怪他，他不到我家来当宝贝寿字帖，田志就不来，田志不来，田红玉就不来，认不得田红玉小姐，我就不去抢亲，不去抢亲，我就抢不到菩萨，所以说姜堰是祸起之根。

哪个带刀赶到天官府，将姜堰小贼送残生。”

吴贞说：“少爷，交把我。不过，来家不能杀，听说他要进京赴考了，去访好了几时进京，我们来路途之中，将他身丧其命。”就打发安童到天官府去帮听。格天子夜里姜堰来到家，因为有事情耽搁，家里料理停当，带了一个小书童叫姜兴，备了舟船一只，水路进京。水路滔滔上皇城，奸党家坐探探分明。飞毛腿吴贞来到小奸党面前，“少爷，我马上也从水路进京，跟踪姜堰，你要准备三样东西把我，一个石灰包、一口钢刀、一个皮袋子。”“吴师傅，杀人么钢刀是要格，个石灰包和皮袋子做底高？”“你不懂，他是坐船格，我也必须水路跟踪，要到日落西垂，船靠码头坡，我弄石灰来他船头之上，画拉三个石灰圈子，日里做好了记号，等到半夜三更，我只要寻到有这石灰圈子格船，钻进船舱就好杀人，‘咔嚓’一刀，拿人头割下来朝皮袋子里一装，背家来就好把你。”“对格，对格，我拿把你。”石灰包、皮袋子、钢刀准备好了，吴贞备舟船一只。

飞毛腿吴贞动身走，行刺公子念书人。

单说主仆两个舟船动身。

在路行程不耽搁，鸭嘴滩到面前呈。

到了码头边，船一靠边。姜兴背格篮子，上码头上去买菜。吴贞格船离姜堰格船约莫有七八丈，他拿石灰包抓了手里，来到姜堰格船头子上，望望四下无人，假装漫不经心，来船头之上画了三个石灰圈子，背个篮子他也上街去买菜。堂块人一走么，事情凑巧了，姜堰格隔壁船是石灰船，石灰船有三个老板，喊到你上街去买菜也不肯，喊他去买菜也不肯，三人商议商议，“不要挤癞子，我们上饭店里去吃，省得烧。”要上岸，必定要经过姜堰格船头，他这石灰船，满脚总是石灰脚印子，朝姜堰格船头上一踩么，格船板总是石灰脚印子，三个老板倒走了格。姜兴去了早，先买到菜家来，到船头上一望，望望有三个石灰圈子，许多个脚印子，“少爷，你可曾在意我家这船头之上，到哪有三个雪白格圈子嘎？”“我不晓得，这个是石灰圈子啊？”“我小辰光听到年纪大格奶奶老爹讲过格呱，说江湖强盗看中你身边格财物，日里弄石灰做好记号，夜里寻到有这记号格船，就好动手杀人。少爷，我们被强盗跟住得呱。

这个地方不好蹲，早做逃灾躲难人。”

主仆两个吓得格，夜饭也不烧，跟手开船。

开起船来动身走啊，九里龙潭面前呈。

船捅走了格，姜堰格船一捅走，恰巧有另一个考童生进京赴考哇，望到杠一个空塘，船朝空塘里一歇。三个老板吃饱了么，走街上打转家来，经过这考童生格船，来到自己船上。格吴贞上街去买菜，底高时候家来格？格天街上特别忙，到杀暗光才买到菜格，用过夜餐点心，捱到二更多天，钢刀对手里一抓，来到考童生格船头上间，寻石灰圈子，一转寻过来，没得三个石灰圈子，心想，我画格石灰圈子被哪踩啦得嘎，我记得呱船是歇得这个地方格，大概那些狗贼嘎，跑了这船板上间，拿这圈子踩啦得格，这船舱里间肯定是我，我进去望望看。轻手轻脚，来到船舱身边，弄单刀拿舱门拨过来，不敢上火，乘月亮光一望，一个人头朝里床，呼呼大睡，“姜堰，姜堰，明年格今朝是你格周年。”钢刀高举过头，“咔嚓”一刀，人头对下一抛，他也不望望是哪个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人头对皮袋子里一塞。

开起船来动身走，回转苏州一座城。

一到隆兴典当，“少爷，家来格。”“可曾杀到？”“吃我一刀，他叫总不曾得叫。”“拿人头背把我望望看，姜堰死后是什么景子？”皮袋子一倒，姚彬一望，心吓得直荡，一个爆花癞子、大斑麻子、勾死郎鼻子，“吴贞啊，你杀格是哪个啊？”“姜堰呢。”“你个狗贼，这个是姜堰？你不曾杀到姜堰哇，杀格我家大老表，这是我家大老表叫丁贵，进京赴考格，你怎拿他杀啦得嘎？”“我明明杀格是姜堰。”对格人头一望啊，一个大斑麻子、勾死郎鼻子，不是姜堰。“少爷，你家大老表怎莫名其妙，死了我格刀底落嘎？倒霉，倒霉，算我白跑一回。”“吴贞，我家母舅是当朝一品宰相丁外广，你拿我家大老表杀啦得，

母舅如果来晓得，你千个残生活不成。”

“少爷，等我重新再去。”“你再去归再去，我有言在前，我家总共有两个老表，还有个二老表叫丁其，你不要眼睛屁崩崩，大蒜当胡葱，再拿我家二老表杀啦得嘎。”“格放心，我这下子相准了才动手。”备过舟船，飞毛腿吴贞二次动身走，此话丢开慢谈论。

姜堰、姜兴主仆两个住宿九里龙潭，一到第二天，船上格些船老大议论起来格，“赵老大，昨日子这鸭嘴滩码头出得人命案，你格晓得嘎，当朝一品丁外广格长子丁贵，进京赴考格，今朝早起大家望望船不颤，到他船舱里一望，人头总把人家偷啦得格，他格船头上不晓哪有许多格石灰脚印子格。”姜兴说：“少爷，愣忖我们溜了哨，不曾被杀得到，不呢我们也

没得命，这个地方也不安全，我们赶紧动身走。”

开起船来又动身，白沙滩到面前呈。

船朝边上一搁，姜堰站在船头子上，只听到传来读书之声，书声琅琅，悦耳动听，信步来到路上，大路上间相一相，三间学堂来面前。公子走进学堂，只见个年老先生，童颜鹤发，仙风道骨，五绺长须，飘洒胸前，专心致志，来下看书，旁边八个学生来下读书。公子弯腰一礼，一躬到底，“拜见老先生在上，小生有礼。”“书生，你家住哪里？姓甚名谁啊？”“老先生，小生姜堰，苏州人氏，进京赴考。”“啊，你莫非是苏州才子姜堰？”“老先生，小生不敢担当。”“姜堰，闻听说你年纪虽轻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我你相遇，也是有缘，我准备考验考验你的才学，我出三个对子，你可能对得出来啊？”“老先生，请赐教。”“听清。我第一个对子：天地人，万象更新，这是第一个对子；再听我第二个：梢公摇橹，打躬作揖讨船钱，这是第二个；我这头上两个对子比较容易对，第三个就复杂了呱，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排，你听清了格，守二川，排八阵，六出七擒，五丈原中，点四十九盏明灯，一心只为求三顾。姜堰，我这三个对子，你可对得出来？”“老先生，头上两个对子我倒记得格，第三个对子啰哩啰嗦，一下子说上许多，我倒哪记得嘎？”“姜堰啊，三个对子，不但要记得，而且要能够对得出来。

三个对子对不出，金殿难有命残生。

切记，切记，不可忘记，我乃去了。”年老先生去时一阵风，三间房子总影无踪。公子一望，啊呀，这不是普通年老先生，上方活佛真人，双膝跪下忙磕头，“多谢虚空活神明。”这个年老先生是哪个？姜堰是凡夫俗子，肉眼凡胎识不得。实在是太白金星下界，八个学生是八仙下凡。

有太白金星来指点，姜堰中了状元身。

一路行程不耽搁，来到皇皇一座城。

皇城景色无心看，寻访招商饭店门。住宿张家老店，流水簿上上个号，客店里边用点心。张老板就说呱：“姜公子，住宿我招商客店，欢喜用什么点心？”“老板，我们出门在外之人，点心随意，你帮我炒四个菜，备一壶老酒。”一歇辰光，热之铺汤，端得来格。“张老板，不要走，我们来弄拉一口。”“少爷，来我店里，哪好喝你格酒？”“四海之内皆兄弟，烟酒不分家。”刚刚坐下来准备喝，一个堂倌进来格，“老板，挖好了呱。”“可曾挖挖深？”“深格，深格，定心窖。”姜堰一听，莫名其妙，“老板，底高挖挖深，定心窖？”老板眼睛对堂倌一瞪，赔个笑脸，“少爷，你用你格点心，你不要多管闲事。”“老板，好话不瞒人，瞒人没好事，你们鬼鬼祟祟，莫非是谋财害命不成？”店老板把他一吓，直头吓得不得，“少爷，不要叫，不要叫，我说把你听，三个月之前，一个客人住宿我招商饭店，犯霉，住了我店里就害病，他格银子用干了，我又花钱替他请名医郎中，哪晓毛病委该沉重，今朝早起望望，已经没底高大用，奄奄一息，我怕他死了我店里，连累我家，打发堂倌挖一个坑，准备拿他抬出去窖啦得。相公，你不要声张。”“老板，你这不应该，人到难中须搭救，不能推人入火坑。你带我去望，他只要有一线希望，

饭店里银子我来算，救他一条命残生。”

肇拿公子带到病人房间，只见一条大汉二目紧闭，面如白纸，“老板，你们本地可有名医郎中？”“少爷，名医郎中有，我们堂格赵老先生，他格医术高超，随便多重格病，他只要一帖药，毛病一世总不发，号称赵一帖。不过请他请不起，光一趟出诊费就要五两银子。”“去拿他请得来，银子我来把。”赵老先生请到招商客店一把脉，“这个病有救，愣忖是我，我只要开一帖药，保你吃得一世总不发。”赵老先生开张药方，姜堰打发姜兴到药店里去切药，你们总不晓得，一帖药切了多少钱？光银子切拉七十二两半，全部是名贵的大补之药，熬好

了，端把病人。

病人连吃三碗药，毛病没得半毫分。

走床上爬起来，二目圆睁，“店老板，莫非是你救我性命。”“英雄，是这位姜公子所救。”病人爬下床榻，来到姜堰面前，双膝跪下忙磕头，恩公连叫两声。姜堰双手相搀，“英雄，快快请起。请问你家住哪里？尊姓大名？因何得病招商客店？”“恩公，一言难尽。我是关东人氏，姓姚，单名叫姚真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神弹手，我准备投奔十三省巡按田志，听说他要私访杭州天竺山，谁知住宿招商饭店，陡得重病，几几乎送命。”

不是恩公良心好，哪有一条命残生。

提到神弹手姚真，这个人不简单，他有十三个铅弹子，百发百中，所以号称神样手。肇吩咐老板重新备过酒席，两人坐下来吃酒，谈谈五经四书，兵书战策，越谈越投缘。“姚英雄，我准备交你结拜弟兄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“恩公，我正有此意。”打发堂倌备过香烛纸马。

弯下腰来拜八拜，结为弟兄两个人。

姚真大，是哥哥。姜堰重新向哥哥见过礼，又坐下来吃酒，一吃到戌时过后，公子已有三分醉意。哪晓姚真拿酒杯一举，抬头一望，只见窗子上面一道黑影，伏杠不动，哪个小偷小摸来想眼孔。我病不好，你能偷得到，我格毛病一好，是你格局气不好，先请你瞎啦一个眼睛。走怀里摸出一只铅弹子，对窗子外间一扔，“中”一个中字不非轻，打中刺客左眼睛。只听见外面一声惨叫，弟兄两个窜出去一望，一个人两个手捧住格眼睛，鲜血朝下直流，公子一望，认得格，飞毛腿吴贞。“吴贞，你鬼鬼祟祟，来干什么？”吴贞咬牙切齿：“姜堰狗贼，我奉我家少爷之命，来取你的颈上人头。”姚真说：“你个狗贼，你被捉住得，你也摆狠劲，要取我家兄弟格人头，我先结果你的性命。”捐刀要杀，公子一把抱住得，“哥哥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吴贞，这是我家哥哥，今朝放你一条生路，你听我走。”姚真就说：“吴贞，你听我回转苏州，你肇不要摆歪叫飞毛腿，我帮你重新改个绰号，就叫独眼龙。”飞毛腿吴贞气气塌塌回转了苏州城。姚真、姜堰弟兄住宿招商客店，一夜五更不必细表。

皇城开考，主考官是哪个？是姚红，打发催考官四城门催考，东城门来到西城门，南城门来到北城门，琴铃哐啷敲了不绝声。

诸州各县考先生，请你们早早入城门。

今朝不把科场进，错过一时等三春。

催考官去催考，惊动公子得晓，“哥哥，招商饭店来专等，我要进场跳龙门。”姜堰带格文房四宝走进科场，一班举子也进了科场门，科场门杠了紧腾腾。姜堰公子才学好，独占鳌头第一名，总宗师大人是姚红，拿姜堰格文章拿起来一望，格一笔字，工工整整，刀刮水秀；那种文章，贯穿直落，没得半点斑驳。朝住址上间一望，苏州；朝姓名上一望，是姜堰；苏州姜堰，莫非是老匹夫姜国翰的儿子，细冤家进京赴考啊，千种高格才学，冤家在朝纲有了禄位，我就多了一个对头星，这头名状元不能点把他。“哪一个是苏州姜堰？”公子双膝一跪，“宗师大人，门生就是姜堰。”“姜堰，你这篇文章是请人代作，还是偷看别人格卷子？”“宗师大人啊，文章是我小生亲手所作，并非请人代做，也非偷看别人的卷子。”“胡说，我看你貌不出众，你有什么才学写出这篇文章，反正你是偷看别人格卷子。”“宗师大人啊，我虽然貌不出众，不过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请问宗师大人，我偷看哪一个格卷子？我请哪个代做格？”姚红被他一顶撞，恼羞成怒，“大胆考童，你胆倒不小，竟敢顶撞本总，咆哮科场，左右，将他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棍。”奸党开口，两旁镇场夫子动手，把公子对考场上一揪，

四十大棍打完成，皮开肉绽血淋淋。

“姜堰，打你四十大棍，冤不冤啊？”来这个时候，你不好说冤。“大人啊，不冤。”“屈不屈嘎？”“不屈。”“好，既然不冤不屈，将他赶出科场，你替我回转苏州城，今世里不要想进科门。”公子哭哭啼啼被赶出科门。

一头跑来一头哭，张家客店面前呈。

神弹手姚真通了外间等，只望到兄弟两手捧住脸家来格，“兄弟啊，你可曾金榜得中？两个手捧住脸躲了下笑来么。告诉哥哥，是状元还是榜眼？”公子两个手一拿，“哥哥哇，我拿这件事情啊告诉你，也要气死又还魂。”肇拿上下经过说一遍，点点滴滴总分清。姚真一听，只气了哇哇怪叫：“姚红，你格老贼，你还得了，为国家选拔良才，你埋没贤才，打伤举子，违条犯法。兄弟，你胆放宽心，此乃京都皇城，天子脚下，明朝早起，我们赶到午朝门，到万岁面前告御状，拿这件案子理理清。”“哥哥啊，万万告不得，姚红官高职大，我们告他自己惹祸，我们拉倒哇。”“兄弟，哥哥是大老粗，我不会写状纸，你拿状纸写起来，我明朝到午朝门替你去喊冤。”“哥哥，我不写，我不能连累你。”姚真一想，我格命是兄弟救格，今朝你伸不到这个冤，家去气也气杀得格。姚真走腰里拿钢刀抽出来，朝自己颈脖子里一搁，“兄弟啊，依我格，你拿状纸写起来，今朝不写格，哥哥拿命还把你，我抹颈脖子了哇。”公子吓得格，一把捧住姚真，“哥哥，死不得，死不得嘎，我写，我写。”一头哭，一头写，一张御状写完成，单等五鼓把冤伸。

次日天明，凤阁龙廷九重霄，永乐天子坐早朝。姚真说：“兄弟，皇上坐殿，我们走哇。”“哥哥，我堂站总站不住。”“不要紧格，哥哥来驮你。”吃亏，拿兄弟对肩兜上一背。

驮了兄弟动身走，午朝门到面前呈。

事情凑巧，正在这个时候，一顶八抬大轿来了格。这里面是哪个？当今万岁的皇叔朱士英，早朝上殿见驾。姚真拿兄弟放下来，状子朝头上一顶，高喊：“冤枉，冤枉，冤枉啊，我有一件冤枉事，要请大人把冤伸。”皇叔端坐轿梁，听见有人喊冤，信嘴就问：“什么人喊冤？什么人喊枉？可有状纸呈上？”“大人，草民有状纸。”交把侍从递到轿梁里边。皇叔接过，赵钱孙李，从头看起。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老贼骂了不绝声。

“姚红老贼，奸党误国，埋没贤才。左右，将告状之人带进午门，老夫上殿见驾。”皇叔来到金殿，圣天子龙开金口：“众位卿家，有本早奏，无本散朝。”皇叔双膝一跪：“万岁，老臣有本。”“啊，今朝皇叔有什么本章，慢慢奏来。”“万岁，老臣有状纸一张，请我主龙目观看。”天子端坐龙书案，接过状纸看分明。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心中也疑惑二三分。

“皇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万岁，这是苏南才子姜堰写格状纸，他金榜得中，被姚红责打四十赶出科场，他想想不服，写下御状。”“有这回事吗？姚红呢，有没有此事？”老奸党一吓，直头吓得不得，姜堰格小贼，你胆倒不小，胆敢告御状，“万岁，要说姜堰这个人是有格，自小来苏州我就晓得，他不学无术，目不识丁，这一次金榜得中，必定是科场作弊，我将他责打四十赶出科场。”皇叔说：“万岁，不可能，他没得真才实学，不敢来告御状。万岁，以老臣看来，你将苏南才子召上金殿，当文武百官之面考验他的才学，如果他真是不学无术，推出午门腰斩两段，如果有才学格，奸党误国，埋没贤才。

姚红要推出午朝门，一刀两段送残生。”

“好，宣苏南才子姜堰上殿。”公子来午朝门口，肇就一步三拜，三步九叩，二十四拜，慢慢爬上金銮殿，万岁连连口内称。“下跪之人就是姜堰，抬起头来。”“万岁，小民不敢，恐怕惊吓万岁。”“恕你无罪。”公子将首一抬，万岁一望，一副相貌不俗嘎，生了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齿白唇红，眉清目秀。

眉心还有一把珍珠伞，不像不学无术人。

“姜堰，你状告姚红，身为主考官不正，埋没贤才，孤皇召你上殿，当五百朝臣之面考验你的才学，孤家出三个对子，你对不出来，你就有死罪。”“万岁，请你出题。”“你听啊，孤皇出第一个对子啊，‘福禄寿，三星拱照’，你对啊。”姜堰一想，提到对对子，我当初路经白沙滩，年老先生也出三个对子，他第一个对子“天地人，万象更新”，想不到是皇圣天子的下题啊，不加思索，应嘴而出，“天地人，万象更新”。

永乐天子来听见，点滴不错半毫分。

“姜堰，再听孤家第二个对子，‘醉汉骑驴，呆头踱脑算酒账’，你对啊。”巧了，老先生出格第二个对子，居然也是下联，“万岁，我有啊，‘梢公摇橹，打躬作揖讨船钱’。”永乐天子一听，对呱，“姜堰，你不要得意，头上两个对子容易对，第三个就复杂得呱，一二三四五，六七八九十所排，你仔细听清，‘守二川，排八阵，六出七擒，五丈原中，点四十九盏明灯，一心只为求三顾’。”这个上联是什么意思？介绍三国时候诸葛亮的一生，当初三国鼎立，刘备、曹操、孙权各霸一方，刘备经人介绍三顾茅庐，叫一心求三顾。诸葛亮字孔明，号卧龙先生，帮刘备打天下，收过二川、排过八阵、六出祁山、七擒孟获。五丈原中，点四十九盏明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诸葛亮算到自己阳寿不长，一命归天，他来中军帐内点了四十九盏灯和一盏本命灯，如果能够点到七天，本命灯不熄，就能添寿一季，这段书叫诸葛亮借寿，谁知点到第六天，把魏延闯进中军帐内，打熄本命灯，后来诸葛亮一命归天，是介绍三国孔明的一生。姜堰一想，年老先生来白沙滩曾经出过这个上联，我途中就拿下联想好了格，“万岁，此有何难。‘伏西蜀，平南蛮，东和北进，中军帐内，卜金木土行八卦，水里偏能用火攻’。”这个下联是什么意思？也是介绍诸葛亮，伏过西蜀、平过南蛮，南蛮有孟获带领，捉他七次放他七次，叫七擒七纵；东和北进，如果孙权与曹操联手来打刘备怎么办，诸葛亮献计，东和孙权，联手共破曹兵，叫东和北进；中军帐内，卜金木土行八卦，诸葛亮神机妙算，他坐了中军帐内，能够料事如神，水里偏能用火攻，来水上面烧过曹操粮船，火烧赤壁。他从东南西北中五方、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对万岁的一二三四五、六七八九十。

永乐天子听完，称赞姜堰有才能。

“小爱卿，不愧是苏南第一才子，过来听封：

姜堰前来听封赠，新科状元你当身。”

“谢主隆恩，不过万岁，微臣我冤枉。”永乐天子说：“姚红啊，你身为主考官不正，像此等英才差点埋没，孤皇罚你三个月俸禄，三天不许上殿见驾。”奸党气塌塌，退后百步，虽然留他残生命，台总坍到足后跟。圣天子龙颜大悦，“小爱卿，你愿意做内京官，还是愿意做外京官。”姜堰一想，朝纲有三百文官、二百武将，也用不到我，我不如做外京官，“万岁，微臣情愿做外京官。”“那好，既然做外京官，过来听封。

新科状元加封赠，七省巡按你当身。

尚方宝剑交把你，先斩后奏入朝门。”

公子来金殿一想，我这高官厚禄，不是我凭本事考得来呱，是我家哥哥拿刀搁得颈脖子里，吓出来格官职，没得我家哥哥，我就没得这高官禄位，有官同做，有福同享，我要报答我家哥哥，“万岁，微臣有个结义兄长，名叫姚真，号称神弹手。”肇拿弟兄两个结拜，钢刀搁得颈脖子里逼他写御状，奏于当今天子。永乐皇一想，人来世上总争了做官，情丧他要杀头来推贤荐能，像这种人天下少有啊，“宣神弹手姚真上殿。”姚真二十四拜爬上金殿，山呼万岁完毕。永乐皇说：“姚卿家，听我新卿所奏，你武艺超群，格好拿你的武艺，让孤皇一开眼界。”“万岁，这有何难。不过金銮殿地方小，不好施展，我们到御校场上去。”肇文武百官陪同万岁，如同众星拱月，来到御校场上。御校场上一对金香炉，三百斤一个，姚真用手一托，

轻轻对手掌心里一搁。

左手撂到右手来，能像招宝又招财。

右手撂来左手兜，狮子衙花滚绣球。

越撂越高，恨不得撂到九霄。圣天子一看，欢喜不过，“姚英雄，快快住手。英雄，听新卿所奏，你号称神弹手，有十三个铅弹子绝招。”“有格。万岁，你准备十三道铁牌，每道铁牌之中挖一个小孔，拿我围了中间，我十三个铅弹子射出去，穿中十三道小孔，而且铁牌不倒。”肇拿十三道铁牌围了他身边，他不是一个一个弹子射呱，十三个铅弹子抓了手里，身子一转，一把掷出去，正好穿中十三道小孔，这个铁牌不倒。“姚英雄啊，不愧号称神弹手，过来听封，

姚真前来听封赠，御校总兵你当身。

新卿，今年多大尊庚，你格曾吃茶攀婚？”“万岁，承蒙你动问，微臣二九十八青春，不曾有门当户对。”“卿家哇，倒有一件好事情挑你了，孤家皇叔中年所生一女，也就是我的御妹翠花云君，年方二八，未曾有门当户对，孤家从中为媒作主，将我御妹的终身匹配于你，过来听封，

御校总兵加封赠，郡马公之职你当身。”

郡马公官职不小哇，从古代到现在只有一个人。哪个？宋朝的杨六郎，他是郡马公。姚真走平民百姓到郡马公，可谓是青云直上，飞黄腾达嘎。弟兄两个在皇城住宿一宵，次日天明，御校场点起三千兵马，顿炮三响，兵马出皇城。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走出皇皇一座城。

一到外面，姚真说：“兄弟，你现在是七省巡按，你准备到哪去私访？”“哥哥，我进京赴考，来半路上听到百姓议论，扬州丁家庄有丁外广的次子丁其，招有十万兵马，积集粮草，要想谋王篡位。

我诸州各县总不去，访访它扬州一座城。”

三千兵马走出皇城，直奔江南扬州。

不提七省巡按动身走，单提扬州一段情。

扬州丁家庄是老奸党丁外广格府门，同缘郑氏为婚，终年所生两子一女，长子丁贵，就是当初进京赴考，把飞毛腿吴贞杀错了格人，次子丁其，招有十万兵马，积集粮草，想谋反篡位，还有个小姐，名叫素珍。

提到小姐丁素珍，大悲观音小门生。

百般仙法件件会，十八般武艺样样能。

奸党哥哥要想造反，三番五次劝说不得回心转意，就同母亲郑氏相讲，“母亲，我家哥哥心术不正，要想谋王篡位，将来我丁家没得好收梢，我们不如到后花园里起它三间房屋，塑起三尊古佛，我们吃吃素来修修道，修修来世里好收成。”母女两个来花园起了三间房子，塑起三尊古佛，吃素修道。怎呢修格？

朝拜西天弥陀佛，夜拜南海活观音。

不提母女修办道，再讲巡按老人。

七省巡按带了三千兵马来到了扬州：“哥哥，我要微服去访一访，丁其究竟招有多少兵马，可有谋反之心？”打发小兵寻了一件道袍，他肇头戴道帽，身穿道袍，手敲毛竹板，扮做个江湖测字道士先生。

摇摇摆摆对前奔，前面遇到一个人。

哪个？丁其的总管出门办事，叫底高名字？这个狗贼不做好事，专门做阴鸷事情，大家不喊他名字，送他个绰号叫阴司秀才。七省巡按一头跑，毛竹板一敲，嘴里来下直叫：“打卦

相面，打卦相面，算对了铜钱十文整，算不对倒找二十文。”阴司秀才听到了格，世上有这好差使来，算准了只要十文，算不准也倒贴二十格，今朝发财格机会来了格，“先生且慢，帮帮我来算几卦。”姜堰一想，哪来格狗贼，打卦就打卦，也算拉几卦，你想来刮我格财，“朋友，你要算哪几卦？”“先生，我一共要算六卦。第一卦，你算算我跑路先出哪一条腿；第二卦，你算我干歇是上东，还是上西；第三卦，我底高时候吃饭；第四卦，我底高时候困觉；第五卦，我困觉格时候也是点灯还是熄灯；再算最后一卦，我什么时候到茅房去出恭。”姜堰一听，怎这个狗贼嘎，这个卦叫我会算来，你跑路先出哪一条腿，我说你跑左腿，他跨右腿，我说右腿，他跨左腿，这个也算得出来？不过要说算不出来，我堂堂七省巡按被刁民百姓难住得，成何体统。“朋友，你这六卦不难算，我先帮你算第一卦，你跑路先出哪一条腿，我算你跑路，必定先出前面的那条腿。”“且慢，等我试试看。”左脚朝前间一跨，是来前间，右脚一跨，是来前间，“先生，对格对格，跑路先出前间格腿。”“再帮你算第二卦，你干歇是上东也是上西，你想上东，就不向西，想向西，你就不上东，想上哪去，就上哪去，叫东南西北任你行。再算第三卦，什么时候吃饭，你再肚子一饿，饿了像鬼喊，你就要吃饭。算第四卦，底高时候困觉，瞌睡到，你就要挺觉。第五卦，你困觉是点灯还是熄灯，你怕鬼格，拿火点杠；不怕鬼格，拿火熄啦得。最后一卦，你什么时候出恭，你吃饭吃了彼该多，熬不过去格辰光，就到茅房去出恭。”格阴司秀才一听，佩服也加倍佩服。“先生，不瞒你，我这个六卦，几十个测字先生总被我难住得格，你今朝轻而易举倒算出来格，像你这个本事啊，普天之下找不到第二个，你帮平民百姓算命，弄不到底高钱，上我家去，我家二少爷叫丁其，你只要说得好，赏号银子不少，出手不轻，没得十两也有半斤。”姜堰一听，喜之不尽，妥了格，我原愁不得进丁家庄了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“朋友，我如果进去算命，弄到钱格，二一添足五，我们两人分。”“好格，我带你去。”事情也不办了格，把姜堰带到丁家庄。“二少爷格，我请到格活神仙，你请他算算看，底高时候好做皇？”巡按一看，高厅坐个后生少年，身高七尺左右，三角眼睛，麻化桶嘴，晓得是丁其，弯腰奉揖忙行礼，二公子连连口内称，“二少爷，我看你格相貌，不是等闲之辈，你是禹肩汤臂，龙行虎步，按你相貌观看，你是帝王之相，有九五之尊。”“先生，你说我要做皇帝啊？”“你要做皇帝，我按你相貌观看，你家中招有兵马，积聚粮草，朝中有至亲做高官。”“对呱，先生，我家招有十万兵马，积聚粮草无数，朝纲之中，我家爹爹、我家姑父都是一品当朝。”“二公子，今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是良时吉日，你带领兵马，兵困皇城，里应外合，可以夺取大明的锦绣山河。”

哪晓得七省巡按丁家庄里来测字，惹出连天大祸根。

当姜堰的兵马出皇城，老奸党丁外广打发安童访探七省巡按领兵上哪去？安童一访，上扬州。老奸党命总吓啦得，“不得了了呱，我格次子来家招兵买马。

七省巡按来访出，全家难有命残生。”

连忙写书信一封，“安童，速不要耽搁，你赶紧备快马，连夜出京送到扬州，书信交把你家二少爷，七省巡按不到扬州还则罢了，如果到了扬州城格，告诉你家相公来动手，将七省巡按送残生。”安童快马出京，来到扬州丁家庄，翻身下马，正准备进高厅，听到有人说话，头伸了向里间一望，一个道士先生，这个人好生面熟，啊呀，这不是新科状元七省巡按姜堰，我到外罗城打探消息看到过他，不好，他已混进我丁家，“二少爷格，你出来。”二公子听见有人叫，“先生，你坐坐，我出去望望。”来到门口，“安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嘎？”“二少爷，祸比天高，有个七省巡按姜堰，私访我扬州丁家庄，老爷有书信把我格，七省巡按到了丁家庄，叫你将他送残生。”“安童，他吃了熊心，吞了豹子胆，敢上我扬州来了。”“少爷，人已经来了呱。

高厅格测字先生不是别一个，正是巡按老人。”

“他果真是七省巡按啊？真是巡按，我叫他来得去不得。”小奸党面不改色，来到高厅，“先生，我将来做格皇帝，你就是护国军师，我们到白虎堂去吃酒。”带到白虎堂，那个酒有蒙汗药来里间格，姜堰不晓得嘎，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，酒一入肚，药性发作。

将身掼在白虎堂，打呼如同响雷阵。

奸党拿他肩兜上格包袱拿下来，一望，一颗巡按大印，一把尚方宝剑，“姜堰，姜堰啊，我叫你来得去不得，小命难保。安童，拿他拖到犬房，交把狗教师，将这瘟巡按把我家五百只狼狗当点心。”他家有个狗房，养了五百只狼狗，安童把姜堰拖到犬房，“狗教师，少爷吩咐，这个七省巡按姜堰，私访扬州丁家庄，叫你把五百只狼狗当点心。”这狗教师是哪个？姓余，名叫余成龙，也就是当初来梧桐桥投河死格老朋友，现在来丁其家家里帮养狗养蛇，听到七省巡按姜堰，心想，啊呀，我家恩公也是叫姜堰啊，莫非是恩公金榜得中考到状元，低下头来一望，果真是恩公，我倒要救他一救了，“安童，交把我，等我把他撂进犬房，朝下一撂，保证犬儿吃得蛮哨。”背起姜堰来杠看望，他养五百只狼狗，狼狗听他话格，他就吩咐，犬儿啊，这个人是我格朋友，我一歇撂他进去，你们不好吃他格肉，随便嘴多馋，他格肉你们总不好衙。肇拿姜堰对犬房里间一撂，五百只狼狗伏上去格，不是吃他格肉，有格狼狗弄舌头到他脸上去舔，有格弄牙齿去研，拿他身上格绳子研断了。安童来到里间一望，“狗教师，往常人朝里间一撂，吃起来蛮哨，今朝怎不吃格。”“瘟犬儿大概年纪大了格，告诉少爷，拿刀来，不分细啊瘦，胖啊大，一刀杀一个，我们重新好养小狗。”连忙飞报二公子丁其，丁其一想，瘟犬儿年纪大了不吃么，我家有蛇了，“告诉余师傅，撂进蛇坑。”他家有个毒蛇坑，有成千上万格毒蛇，余成龙一想，犬儿听我格话，蛇不懂我格话，我还要救他一命，养蛇格人都有蛇药。蛇最怕底高？一个是雄黄酒，一个是凤仙花水。肇弄雄黄酒、凤仙花水对他身上一抹，背起姜堰对蛇坑里间一撂，成千上万毒蛇窜出来，正准备吃，闻到格雄黄酒、凤仙花水味道，退总退不及。安童报于丁其，“二少爷格，作抵七省巡按啊，不该死了畜牲嘴里啊，蛇总不敢吃他格肉。”“我家后花园有个冰水池了，将他撂进冰水池，活活冻死。”肇两个安童上前掮起姜堰来到后花园，背起他来对冰水池里一撂。

格七省巡按撂进冰水池，究竟果有命残生。

一盏孤灯渐渐灭，来了添油添灯人。

哪个？丁素珍小姐，来后花园修道，听到冰水池水响，“梅香，又不晓哪个安童，违犯了家规，被你家少爷撂进冰水池，你去望望看啊。”梅香去一看，“姑娘，大事不好哇，不是安童梅香违犯家规，七省巡按姜堰，私访扬州丁家庄，被少爷捉住得，撂进冰水池要活活冻死他。”“啊呀，七省巡按是朝廷命官，如果死了丁家庄，全家难有命残生。梅香，随我来救他性命。

我们救起巡按老人，修修来世里好收成。”

主仆两个来到冰水池，拿七省巡按走冰水池里捞上来。人已经冻了昏迷过去呱，抬到绣楼，湿衣裳裤子脱啦得，放了小姐绣床之上。梅香说：“姑娘，他人昏迷不醒。”“不要紧格，你到厨房弄点生姜红糖茶，等他去去寒气，人就苏醒格。”格累堆鬼梅香她赶到厨房，揪上一小簸箕格生姜，“姑娘，干多可够啊？”“你格妖韶哇，办点事情总不会，等我来，亲自动手，生姜红糖茶冲好了。”朝姜堰嘴里灌，公子昏迷不醒，不晓得下肚，灌多少，吐啦多少，“梅香啊，他人昏迷不醒，红糖茶不得入肚。”累堆鬼梅香叫起来格：“小姐，我有办法格，我家往常养老母猪格，老母猪不肯吃，只要弄个漏斗朝它嘴里一竖，灌下去就是的，不好弄漏斗来试试看。”“你格贱人啊，人好弄漏斗灌来？”“试试看。”弄筷子拿嘴撬开来，漏斗朝嘴里一竖，生姜红糖茶朝下一倒，“嚯落嚯落”，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姜汤入肚转还魂。

七省巡按二目一睁，“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？”丁小姐双膝一跪，“巡按大人，你来奴家绣楼之上，奴家丁素珍，我家哥哥是丁其。”“丁小姐，我私访扬州丁家庄是为民除害，你为何相反救我性命？”“大人啊，我家哥哥心地不善，要想谋王篡位。我救你性命么，假使将来全家罪灭九族，也请你大发慈悲，向万岁奏本，保留我母女的性命。”“小姐，你虽然出生奸党之府，大贤大德，忠孝双全，你放心，你全家抄斩，我向万岁奏本。

当皇天子奏一本，保留你母女两个人。”

梅香说：“巡按大人啊，你倒要走了哇。我问你，你投了人身，曹官还不曾还哩。

不是我家姑娘丁素珍，你哪有一条命残生。

我家姑娘为了救你，衣不解带，肌肤相亲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三三两两传出去，一世也难有好名声。”“啊呀，丁小姐，因为我连累了你格名声，就能格，等我大破丁家庄之后，回到京都皇城，当皇天子奏本，

请出三媒并六证，好拿你小姐娶过门。”

“巡按大人，你不要急于走，我摆起酒席，替你压惊。”打发梅香，绣楼上间摆起酒席，替巡按大人压惊。

不提姜堰来饮酒，单提总兵老人。

姚真格三千兵马来丁家庄外间，一等兄弟不出来，二等兄弟不出来，“不好了格，死了丁家庄里间了格。”吩咐三千兵马攻打丁家庄。这个护庄河不支桥，人就没法跑，冲不进去啊，乱箭拈箭上弦，箭朝丁家庄里间射，堂块官兵来下攻打么，梅香告诉丁素珍。姜堰就说：“小姐，我家哥哥担心我哇，官兵攻打丁家庄，请你去帮接应。”“好格，我去接应神样手。”走下绣楼，浑身披挂，手拿梨花枪，跨上胭脂桃花马。丁其说：“妹妹，外头官兵乱箭朝里头射哇，你骑马上哪去啊？”小姐一想，坏事就坏了你手里呱，你不谋王篡位，巡按怎可能到我扬州来，我不如大义灭亲，“哥哥，我有话同你讲。”“妹妹，有底高话啊？”“来，我们咬格耳朵格。”丁其哪晓得自家妹子要算计他，凑到她身边，小姐咬紧牙关，梨花枪抓了手里，哥哥你死到黄泉，不要怪小妹心狠，看枪，“咔嚓”一梨花枪。丁其喊声：“不对”，枪头从前心穿到后背。

小姐一枪穿胸过，嫡亲哥哥丧残生。

他丁家庄招有十万大兵，望到公子被杀啦得，抽出兵器，大家准备要动手。小姐大喝一声：“你们这些狗贼，我家哥哥要想造反，你们也陪他作吵来，哪个敢翻翻腔，我个底个送他上西天。”格些小兵总晓得小姐是大悲观音格门徒，有仙法格，吓得个底个颤总不敢颤，死气总不敢叹。肇拿吊桥放下来，姚真三千兵马冲进丁家庄，来到小姐面前忙行礼，救命姑娘口内称。“你就是神弹手姚真哥哥，姚大哥，巡按大人来奴家绣楼之上。”肇带到绣楼，姜堰来下喝酒。姚真说：“兄弟啊，我为了你来外间拼老命，你福气不丑，你一个人坐堂喝酒了。”“哥哥哎，你不要穷吼，我们来弄一口。”肇拿小姐如何搭救他的经过告诉哥哥。“兄弟，你有丁小姐干好格本事，丁家庄有十万兵马，你这七省巡按，你随便走到哪里，没得哪敢碰你？你现在也是准备进京，还是上哪去。”“哥哥，我要上苏州，我家传家宝贝寿字帕，来小奸党姚彬的隆兴典当，我要赶上苏州城，夺回无价宝贝寿字帕。丁小姐，

等我苏州夺到宝和珍，好迎娶小姐女千金。”

肇弟兄两个带了三千兵马，辞别小姐丁素珍，走出扬州城。此处丢开不谈论。

再说田志老人，带领一班英雄私访杭州天竺山。在路行程数天，来到天竺山脚下。天竺山的大王，名叫司马茂，是复姓司马，有个绰号叫活阎罗，山上招有三千啰兵，他有个妹子名叫司马赛花。

提到小姐赛花女，骊山老母小门生。

年方二八青春，生了如花似玉。十三省巡按一到山脚，打发海燕子卞喜，下书信送到天竺山，山上强徒，接受朝廷招安，万事大吉，如若不允，杀到高山，鸡犬不留。司马茂拆开书信一看，拿妹子赛花唤到面前，“妹妹，有十三省巡按田志，写书信上山叫我们接受朝廷招安，你看是归顺朝廷，还是落草为寇？”“哥哥，不能上朝廷格当，接受朝廷招安没得好处。旁的不讲，拿水浒梁山来说，梁山泊百零八条好汉，接受朝廷的招安，哪一个有好收梢嘎，不能上他们格当。”“妹妹，你这话错呱，占山为王，不能流芳百世，要遗臭万年，我倒来算算看，十三省巡按招安我们，果是一片真心。”他掌起广南大香，点起通宵蜡烛。

设起六角金钱课，哪山哪水总知闻。

“妹妹啊，

恭喜妹妹福气好，匹配到巡按老人。”

“哥哥，你怎说到我配到十三省巡按嘎？”“妹妹，我这六角金钱清清爽爽，明明朗朗，你与十三省巡按田志有宿世姻缘，五百年伴吃仙桃子，姻缘结得海能深。”“我不相信，我当初下山，我家师父有一锦囊把我格，说我终身来锦囊之内，等我拆开来望望看。”

拆开锦囊来观看，点点不错半毫分。

“哥哥，你竟算了准呢，比我家师傅也灵点了，不愧号称活阎罗。”“不嘎妹妹，我连这点小事总算不出，我也叫活阎罗，我不好叫死阎王。跟我下山，迎接巡按大人。”带领三千啰兵，手无寸铁，列队相迎，来到山脚。田志一看，为首的寨王身穿道袍，后面一位年轻姑娘，姊妹两个拿一班英雄接到聚义厅，摆起酒席。司马茂开口：“巡按大人，我叫司马茂，这是我的妹子赛花，我六角金钱算到，你与我妹妹有宿世姻缘。

不嫌小妹粗蠢女，终身许配你大人。”

“司马英雄，既然天意如此，我也不好违背，不过现在不能完婚，我有皇命在身。第一是访你杭州天竺山，第二要访山西五台山，五台山附近常有良家民女失踪，必定采花大盗所为，我要拿捉采花大盗，为民除害。”司马赛花就说：“大人，山西能人过多，你这一次去，是凶多吉少哇。大人，我有宝贝送把你。”走怀里摸出一支信香，“巡按大人，你遇到为难之事，你只要点起这支信香，

高喊三声司马千金女，就去搭救你当身。

切记，切记，不可忘记。”巡按谢过小姐，一班英雄在天竺山住宿一宵。次日天明，走下高山，不分昼夜，直奔山西五台山。

在路行程数天整，董家庄到面前呈。

已到山西境界，只见人来人往，拥挤不开，“众位英雄，这个地方出了什么事情？怎许多多格人格？我们倒看看。”“董家庄的庄主叫董林，中年所生一女，小姐名叫董翠萍。

女中英雄有名声，十八般武艺样样能。

摆起一座姻缘擂台，好本事英雄战得过她格，终身匹配。”只见那擂台高搭，擂台底落格人啊有成千上万，挤如也，抑如也，推不走，轧不开，人象鲚鱼头，直向上头游，抬头望一望，就像东海里波浪。一班英雄好汉，身穿便衣混在人群之中，只见后台走出个年轻姑娘，这正是董翠萍小姐，抱拳一礼，“众位英雄好汉，小女子董翠萍摆下姻缘擂台，哪位好本事英雄，武功胜得过我，终身匹配于他，不知哪位英雄愿意上擂？”呆呵呵刁其一望，“巡按大人哎，望哦，望哦，董小姐多体面，娇皮细肉粉嫩笃笃，脸上不要搽粉，竟能盖格十三省，这个体面马马，我倒欢喜格，等我上去。”一个旋风，窜到擂台。董小姐一望，这个人身高六尺左右，黑漆抹搨像个锅底菩萨，“这位好汉，请通名姓动手。”“小姐，我姓刁，名字叫刁其，又叫小刁，又叫呆呵呵。”嘴里说，一个黑虎偷心，一拳打上去格，小姐身子一偏，推板点点。

二人擂台来动手，各显本事比输赢。

战到二十多个回合，董翠萍武艺超群，呆呵呵刁其哪是她格对手，一步一步只是朝后退，退到擂台边上，董翠萍飞起左脚勾起一脚跟。

拿个刁其踢到擂台下，鼻青脸肿不像人。

岳超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“你格呆呵呵，要想漂亮马马了，小姐不曾捧到，捧到一个烂泥马马。”“你说鲜翻话，你也不敢上去呢？”格呆呵呵激将法，“待我上去。”岳超上擂，战到六十个回合，败走如飞。卞喜上来，到八十个回合，大败而归。一班英雄上擂，没得哪个是董翠萍的对手。刁其说：“巡按大人啊，这个女子年纪虽轻，武功相当了得，我们总吃得败仗，你上去帮我们拿场子争下来。”“呆呵呵啊，我们来是办公事呱，不是来打擂台呱，我没得这个兴趣。”刁其一想，我们干多人吃得败仗，你不去帮撑场子，这个台坍到足后跟。他撑了田志后间，两个手捧住他，不要看他呆虽呆，呆力气倒不小哇，拿田志对擂台上间一掼，“我来了呱”。田志被他掼到擂台，没得办法，一个鹞子翻身，身轻如燕，朝擂台中间一歇。董翠萍一望，一个少年书生，身高八尺，面如冠玉，方面大耳，齿白唇红，晓得他不是等闲之辈，“英雄，请问尊姓大名，通过名姓动手。”“小姐，我交你先动手，干歇不通名姓，干歇名姓告诉你，我假使吃了败仗。

人家下回提到我，要笑坏天下许多人。

我们先打，我拿你打败了，自有名姓留把你。”“好，说了有理，不留名姓我不怪你，我们怎呢打了？”“有底高怎呢打，我们随意打打。”两人说得客气，行过见面礼交手。田志晓得她格本事好格，拿真功夫拿出来。

一打秦王三挑锏，二打鲤鱼跳龙门。

三打狮子朝天吼，四马投唐又上身。

五打乌龙归大海，六出祁山不容情。

七擒孟获朝前打，八仙归洞又上身。

九打九龙摆八卦，十打猛虎大翻身。

十三省巡按越打越有力，董翠萍小姐欠三分。

小姐叫汗流满背，一步一步朝后退，被十三省巡按逼到个擂台边上，后面已经没得退路了格，董翠萍又不晓得，还向后退，哪晓得一脚踏得个空“碰叮咚”，走擂台上间掼下来格。掼了哪里？事情凑巧了，擂台底落一个长脚和尚来下看闹热格，正看了手舞足蹈，小姐朝下一掼，长脚和尚一望，小姐跌到我身边来了格，两个手一捧，走怀里摸出一样东西，朝小姐鼻头管里一塌，董翠萍脑子一昏，人倒昏迷过去格。长脚和尚不由分说，拿小姐捧在怀里动身就走。

捧了小姐动身走，三步并作两步行。

看热闹格老百姓么，见到小姐挨和尚接住得，只以为和尚是好心呢。望望和尚拿小姐捧起来就跑哇，个底个叫起来格：“不好哇，和尚抢马马了哇。”肇大家闹起来呱。田志来擂台上间一望，晓得不对，“众位英雄，赶快追赶这贼秃驴。”一个箭步蹦下擂台，跟了后间就追。

长脚和尚前面走，一班英雄后面追。

长脚和尚对前奔，一片松林面前呈。

和尚手捧小姐朝松林里间一钻，看不见了格。田志不敢进啊，绿林之中有规矩，遇山莫上，遇林莫入，“众位英雄，我们今朝栽了这个大跟斗，这个贼秃驴不知是何方神圣？

抢走小姐董翠萍，对不过小姐女千金。

这怎生是好了？”呆呵呵刁其抬头一望，路边三间草棚，“喂，里面可有人啊？”只见门一开，走出两个后生少年，生了一模一样，“什么人啊？”田志说：“二位朋友，我是十三省代

天子巡按田志，只因董家庄打擂，董翠萍小姐失足跌下擂台，一个长脚和尚把她抢走，钻进松林不见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和尚是何方人氏？”“原来是巡按大人啊，巡按大人，我们这地方叫殷家庄，我家哥哥殷巴，我叫殷结，我人不阴骘格，我格人，人总好杀得格，我们是同胞兄弟。那个长脚和尚是蜈蚣岭人氏，我们山西常有良家民女失踪，就是这些贼秃驴抢格，山上格和尚有百十个了，小姑娘总抢了在山上，官府又不敢捉，因为这蜈蚣岭半山设有机关，普通人根本不得上山。”“多谢二位朋友，告辞了。”巡按带领一班英雄穿过松林。

一路行程朝前奔，蜈蚣岭到面前呈。

抬头一望，一座高山透过云霄，“众位英雄，这个山势险恶嘎，和尚来山顶、半山设有机关，哪位英雄上山去探格明白？”赵家庄嫡亲弟兄四个，以龙虎彪豹排名就说格：“巡按大人，我们跟随你寸功未立，我们上山去探听。”弟兄四个齐上，沿山脚向山顶上爬，他们不晓得嘎，这半山腰有机机关，设有乱刀坑，上面是弄浮土虚草铺了上间，你人不在意踏了这个虚土高头，土朝下一塌人陷下去，就栽了这乱刀坑里间。

弟兄四个朝前奔，乱刀坑到面前呈。

人朝山顶跑么，头抬了对上间望，不注意脚底落，脚朝格虚草浮土高头一踏，弟兄四个“嚯落、嚯落、嚯落、嚯落”，朝乱刀坑里一忒，乱刀坑是刀柄埋在下头，刀尖朝上，可怜啊，

弟兄四人落进乱刀坑，送了四条命残生。

只听到四声惨叫，田志来山脚底落晓得不妙，冲到半山上，乱刀坑已经露出来格，只见血肉模糊，鲜血淋淋，朝乱刀坑旁边一伏，放声就哭，叫一声：“赵氏英雄啊，

你们跟随我田志未曾有好处，送了四条命残生。

你们在则为人，死则为灵，

有灵有感，保佑我拿长脚和尚来捉住，替你们弟兄把冤伸。”

十三省巡按揩揩眼泪，止住悲痛，“还有哪位英雄上山探格明白？”海燕子卞喜说：“大人，早晓得半山上有乱刀坑么，我就直接飞上去了格，等我去。”他格轻功好了，能走海这间飞到海过间，脚底落不踏水。卞喜来蜈蚣岭山脚，一个旋风蹿到山顶，抬头一望，山门紧闭，问问奇怪了，一对铁蛇交叉阻住山门。卞喜正准备开门，一想不对，殷家庄殷结、殷巴所说山上设有机关，莫非铁蛇是机关，等我来试试看。从怀里摸出一支金镖，对准铁蛇一镖，这个镖才射到铁蛇身上，望望个蛇身上，总是格箭、镖，毒针出来格，好了我不曾冒失碰这个铁蛇哇，不呢我手一颤，人只好完蛋。我下山去吧。

来到山脚，见到十三省巡按，“大人，山门口一对铁蛇交叉阻住，这是机关，我又不会破机关，你们果有办法？”一班英雄对机关线路一窍不通，“这如何是好呢？破不掉机关，进不了山门，进不了山门，捉不住长脚和尚，救不出小姐董翠萍。”十三省巡按到了为难之处，呆呵呵刁其就说格：“大人，你来杭州天竺山，司马赛花不是有信香把你嘎，你不好拿小姐请得来。”“对格，点起信香，

高喊三声司马千金女，你在高山格知闻。

小姐哇，

我来蜈蚣岭上遭磨难，快来搭救我当身。”

只见这信香变做一条白龙蹿到半空，尾子一晃动身走，天竺山到面前呈。到了天竺山顶，一声龙吟，惊动司马赛花，“我格信香家来呱。”弄手一招，朝下一抛，原复高消，还是信香一枚，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“十三省巡按大破蜈蚣岭破不了机关，进不了山门，我去助他一臂之力。”足穿铁底铜跟鞋，葫芦法宝带了随身，脚踏席云帕。

仙风阵阵动身走，蜈蚣岭到面前呈。

十三省巡按一望，小姐到了格，“司马小姐，你格有办法破机关？”“等我上去看看看。”

走到山顶，望望这一对铁蛇，一个蛇头向东，一个蛇头向西，交叉堵住山门，要想开门，必定拿这一对铁蛇要分两边，一想，师父曾经告诉我，机关有机关格线路，我倒望望可有线路，从蛇嘴里看起，看到蛇尾上，又找不到格线路，仔细一望，在蛇格七寸之处有一个小孔，莫非这里面有名堂，把头上簪子拿下来扳成一个小钩，伸进这小孔里间一拉，背出一道黄绳，这大概就是机关线路。小姐弄手轻轻一拉，啊，抽出一大段来，弄手一掐。我倒再试试看，这铁蛇果颤，拈块石子对蛇身上一扔，格蛇身上没得毒针，没得毒箭，不颤了格，就干简单，弄手一拉，铁蛇对两边一栽，“众位英雄，小心上山。”肇田志带领一班英雄来到山顶，呆呵呵刁其一脚跟，山门踢开来。

只见塑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，一个和尚总没得。殷巴、殷结弟兄说呱，山上百十个和尚，干多贼秃驴总死哪去了。呆呵呵刁其眼睛一观，十八罗汉之中有一个罗汉用佛幔蒙了头上，身子来下发起抖，“大人，你望啊，我们作底拿格刀，连菩萨总怕呱，格罗汉来下发起抖了么，我们倒望望这果是胆小鬼菩萨。”来到罗汉面前，拿佛幔一掀，仔细一望，

不是张三其别个，正是长脚和尚一个人。

“啊呀，你格贼秃驴，你就死了堂啊，你替我死下来。”一把背住他。这长脚和尚怎装罗汉嘎？他听到山门一响，出来望格，哪晓一班英雄倒冲进来格，来不及躲，就拿佛幔顶了头上假充罗汉。田志说：“你格贼秃驴啊，抢来格小姐，人在何处，你多少同党？”“大人，不是我一个人抢呱，抢来格小姐，来厢房门里间了。”“你们总共抢多少小姐嘎？”“我们不曾抢多少，就抢了二三百个。”“你格秃驴啊，抢了二三百还说不曾抢多少。有多少同党？”“不是我一个人，我家有师兄弟帮忙格，我们一共是一百个了。”“难怪了，一百个秃驴了，厢房门来哪里？”“向里，上面写厢房门三个字格。”呆呵呵刁其嘴嚓一刀，拿长脚和尚腰分两段。田志前面领路，来到厢房门，只听到里间淫声秽语，笑声不断，一脚跟把门踢开，进去一望，总是格和尚。有格和尚怀里捧上两三个小姑娘，望望董翠萍小姐，绑在柱棵上，一个和尚来下解她格衣裳，田志一个箭步，蹿到柱棵旁边，银装短剑对准和尚叭嗒一剑，万朵桃花开，众位英雄赶快动手，肇拿董翠萍绳子割断了。

一班英雄来动手，九十九个和尚送残生。

厢房门里间有二百多个小姑娘了“众位小姐，我是十三省巡按田志，奉皇命来解救你们，山上和尚已除，你们有家回家，无家到官府衙门，听老爷发落。”二百多个小姑娘千恩万谢，总伏了下哭泪。刁其说呱：“巡按大人，干多个贼和尚被杀啦得，这个庙宇留堂块不是好事，我们不要走，不如来放拉一把火。”“好格呢。”一班英雄动手，

放起一把无情火，石佛寺立即化灰尘。

一班英雄带领董翠萍小姐走下蜈蚣岭，这一段书就叫火烧石佛寺，大破蜈蚣岭。一到董家庄，老英雄董林远远迎接，备过酒席。田志说：“董老英雄，只怪我一时唐突，将小姐打落擂台底落，让小姐受到干大格惊吓，多有得罪。”“巡按大人，小女摆设的姻缘擂台，你武功比她好，不嫌小女容貌丑，终身匹配你当身。”“老英雄，等我回到京都皇城，

当皇天子奏一本，好迎娶小姐女佳人。

此地不能久留，我要上苏州，我家表弟姜堰，有个宝贝寿字帕，来小奸党姚彬格隆兴典当里间，我要大破隆兴典当，帮我表弟夺回无价之宝寿字帕。”“也好格，我们后会有期。”酒足饭饱，一班英雄走出董家庄，路经天竺山，司马茂拿三千啰兵点齐，啰兵改成官兵样，同上苏州一座城。肇有三千兵马走下杭州天竺山。

在路行程不耽搁，来到了苏州一座城。

恰巧七省巡按姜堰也带三千兵马到了苏州，表弟兄两个会合，兵归一处，将合一家，共计六千兵马。姜堰就说：“表兄啊，我家这宝贝来奸党家隆兴典当，写封书信送把姚彬，叫

他拿宝贝寿字帖送到巡按府来。”书信写好了，打发岳超送到隆兴典当。奸党姚彬一看，命总吓断，同大教师呼天豹、三教师吴贞相商：“二位师父，姜堰今非昔比，官封七省巡按，与十三省巡按要夺无价宝贝寿字帖，你们看怎生是好？”吴贞说：“少爷，为了倒头宝贝寿字帖，瞎啦我一只左眼睛，就能格，我看天皇庙门口摆下擂台一座，他家有能将，擂台上间打得胜，交出无价宝和珍，擂台上间取不胜，今世里不要想宝和珍。”“三教师啊，你倒准备摆擂台，田志家英雄好汉多了，我家哪个是他们对手？”“少爷，我们战不过田志，我家也有师父了，提到我家师父，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当家主持，法号邱峦。

提到我师父邱峦一个人，天下英雄有名声。

我拿师父请到苏州城，好保住无价宝和珍。”

肇打发飞毛腿吴贞赶上河南嵩山少林寺，搬请邱峦和尚。邱峦就说呱：“徒弟啊，我是出家之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”“师父啊，相公有话格，你只要能够到苏州，保住宝贝寿字帖，家当和你对半分。”

“罢了，罢了，为师下山走一走。”“师父啊，田志家好本事英雄多了，你一个人下山么，恐怕孤掌难鸣，你带嘎两个师兄去啊。”“你放心，我拿你家大二师兄一齐带了下山，大徒弟永清、二徒弟永志。”师徒四个走下河南嵩山少林寺，就来天皇庙门口摆起一座擂台。

取名叫做僧保擂，天下英雄总知闻。

书信回到巡按府，田志一望，奸党狡猾格，天皇庙门口摆起擂台，和我们分高低，擂台上间打不胜，今世不要想宝和珍。姜堰说：“表兄啊，他家就两个教师，哪是我们格对手？”司马茂说嘎：“二位大人，奸党能够提出摆擂台，必定有好本事英雄，我倒来算算，他请了哪个来主擂。”焚香点烛，设起六角金钱课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，“不得了了呱，奸党家请了邱峦和尚来主擂，我们不是他格对手人。”刁其就说呱：“司马英雄啊，那个邱峦和尚有多大格本事，情丧我们不是他格对手啊。”“你懂底高，邱峦和尚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当家主持，号称天下英雄第一。”田志说呱：“莫非邱峦天下第一，我们擂台上间就打不胜。”“不，我们不是他格对手，还有能人比他厉害，必须请到读书之人才能战得胜他。”“我不相信，我们练武格人打不过他，非要读书人打得胜他？”“巡按大人，我所讲格读书之人，他是文武全才，扬州俞家庄有个俞纪堂老先生，他是文武双全，

请到俞纪堂老先生，才能保住无价宝和珍。”

“就能格，我们写书信到扬州，拿俞老先生请到苏州城来打擂台。”姜堰提笔修书一封，“哪位英雄赶上扬州，搬请俞纪堂先生前来打擂。”海燕子卞喜就说：“巡按大人，交把我，我有轻功，我跑了快。”书信朝怀里一塞，

海燕子卞喜动身走，赶上扬州一座城。

到扬州城什么时候，夕阳西下。一望，俞家庄有护庄河，他不曾放吊桥，人不得过去，卞喜一想，我是窜河而过，还是报名而入，正来下考虑，只见一个牧童，身骑老青牛走过来格，这个牧童只有六七岁，看看这个牧童大概是要过河，没得桥，他怎得跑了。只见这牧童不慌不忙，翻身跳下来，钻到青牛肚子底落，两个手一举，拿老青牛举过头顶，背起来朝俞家庄里间一掼，格老青牛掼过护庄河，眼看牛要落地，那个牧童一个箭步蹿过护庄河，两个手一托，拿老青牛托得手里，朝地落一放，翻身朝牛背上一跨，走了格。卞喜一想，不得了哇，小小格牧童有干好格本事来，老青牛二三百斤重了，情丧就掼过护庄河啊，我也进去来，一个旋风，飞过护庄河。

一路行程来得快，来到俞家大前门。

蹿房越屋来到他家厨房，小梅香来下烧茶，不是烧格草，是毛竹，而且是青毛竹，不弄大斧劈，手指头一掐，“噼哩叭啦”，拿个青毛竹就掐开了，拗拗就对锅洞里一塞。卞喜一想：

不得了哇，干好格本事来，情丧这个青毛竹弄手一捏，就对锅洞里一塞，可见这个俞老先生格本事不愧为天下第一，小小俞家庄是藏龙卧虎之地啊。翻身寻到俞老先生格书房，一个倒挂金钟，一望，一个年老先生童颜鹤发，五绺长须飘洒胸前，来下看书啊，他大概就是俞纪堂先生，总说他本事好，我倒试试他本事有多好。走怀里摸出一支金镖，当初格老先生头上总戴帽子格，他对准俞老先生格帽顶子上一镖射过去，俞纪堂来下看书，听到一道风响，晓得不好，头一颤，推板滴点，信手到笔筒里拿一支笔，对窗子外间一射，这个笔射中卞喜格穴道，人走屋上掼下来格。俞老先生蹦出房门，“安童，有贼有贼。”安童梅香窜出来格，“老先生，哪里有贼嘎？”卞喜倒了地落哼声不绝，“老先生，我不是贼嘎，我是客嘎。”“也客嘎，你什么人啊？”“老先生，我叫卞喜，我奉十三省巡按之命，请你老先生到苏州打擂台格，我还有书信来怀里了。”安童到怀里拿书信抄出来，俞纪堂先生一看，心中明白一半，“你叫卞喜啊，你来请我到苏州打擂台嘎？”“是的。”“既然请我去打擂，应该好言好语相求，你弄金镖暗算于我。”“老先生，我不是暗算你啊，总说你本事天下第一，我试试你本事究竟有多好，我格镖不是射你格人，我射你格帽顶子格。”“你格狗贼，你还狡辩，你射我帽顶子，你假使射偏了么，我还有命来？替我死走。”“老先生，我又不得颤。”“你死堂害我呢。”上去一脚跟，拿格穴道解开来格。卞喜满面羞惭，走出俞家庄，垂头丧气回家转，告诉巡按老人。一到家，七省巡按就问：“卞喜，老先生可曾来？”“不曾哦，我半条命总没得格。”拿经过一讲，个底个英雄捧住肚子来下笑，怎弄到这个半吊子格，请人家来打擂台，也弄镖射人家帽顶子了。姜堰就说：“表兄，老先生读书之人注重礼义，等我去。”整好衣冠，备银鬃马一匹。

跨上坐骑动身走，二上扬州请先生。

一到扬州俞家庄，翻身下马。守门安童速速通报，报于老先生知道，七省巡按姜堰拜访。俞纪堂听到七省巡按来了，朝开一窜，六扇大门开到底，迎接巡按老人。接到高厅，备过香茶，叙过寒温，款待不丑。俞老先生开口：“巡按大人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赐教？”“老先生，只因我家宝贝寿字帕，被小奸党姚彬霸占，他家摆下僧保擂台，请邱峦和尚助臂，特地想请老先生到苏州打擂台。”“巡按大人啊，我是读书之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吹火也吹不熄，我倒哪能够到苏州打擂台？”“老先生啊，你不要客气，久闻你先生天下第一，名扬四海，要请你跟我同上苏州。”“大人，我不是旁的啊，我后生家辰光，是学格三脚猫功夫，要说我天下第一，那是百姓误传，徒有虚名，我已年纪高大，不便出门。安童，端茶送客。”巡按听到端茶送客，晓得请不动老先生，“老先生，告辞了。”闷闷不乐走出扬州城，一到家，田志说：“表弟，你可曾请到？”“不要谈，老先生说他徒有虚名，百姓误传，年纪高大，不便出门。”“表弟，请一个人总请不到，请不到俞纪堂老先生，擂台上间战不胜，宝贝夺不到。等我去，我亲自上扬州。”请不到俞纪堂老先生，算不到十三省巡按老人。

十三省巡按亲自带了干点心随身。底高干点心？干芋头芽子和牛肉干，跨上坐骑，打马加鞭动身走，三上扬州一座城。

一到扬州俞家庄，翻身下马。那是什么时候？已经是玉兔东升。“守门安童，我乃十三省巡按田志，特来请俞老先生苏州打擂台。”安童听到是十三省巡按，吓得拿吊桥放下来，迎接到高厅，奉上香茶，“巡按大人，稍等片刻，待我通报。”安童来到小书房，“老先生，来格人职位一个比一个大哇，这下子是十三省巡按，我已经请到高厅来下吃茶，要请你到苏州打擂台了。”“安童，你请他进来做底高？回他走，就说我不来家。”“老先生，他晓得你来家格。”“格你就对他说，说我得的急病，奄奄一息，要等风开船了。”“老先生，你怎自家钝葬自家啊。”“不管，好歹我不上苏州打擂台。”安童来到高厅，“巡按大人啊，对不起，我家老先生陡得重病，牙根发硬，要等风开船，不能上苏州打擂台，请你早点家去。”田志一想：不对，老

先生诈病，“安童，请不到俞老先生，擂台也不去打，我就遁了你家家里等，老先生几时身体好，我几时走。”安童来到小书房，“老爷，这下子巡按大人脸皮老了，赶总赶不走哇，他说要遁我家等，你几时身体好，他几时走。”“你格奴才，他死堂么就让他死堂，你一天三顿烧点鬼拧汤粥，不要烧好格。”些奴才果真相信，到厨房烧点鬼拧汤粥，何为鬼拧汤粥？薄溜溜格粥，一碗粥，只该十几粒米来下，端到高厅，“巡按大人，请用夜餐。”田志筷子一搅，碗里没着落，老先生坏了，想拿我饿跑啦得，好了我早有准备，我干点心带了随身呱。他拿干芋头芽子和牛肉干拿出来，喝一口鬼拧汤粥，嚼一口芋头芽子，弄点牛肉干子。格干点心下肚，把这鬼拧汤粥一涨么，越涨越饱，肚子跌滚能圆，肚子一饱，有了精神，“你老先生不上苏州打擂，你夜里也不要想挺觉。”喉咙又高，他肇天天夜里就叫噪，叫一声：“俞老先生啊，

你不上苏州打擂台，笑坏了天下许多人。

你僧保擂台总不敢打，枉在扬州享盛名。”

肇这冤家天天吃得夜饭不挺觉，就蹲高厅直把嗓子叫。吵叫多少时间？一连叫了七夜整，吵了老先生家个底个困不成。俞纪堂生有一女，小姐名叫俞碧霞，小姐绰号一阵风，女中豪杰有名声，“梅香，怎天天到夜有人来下叫噪，哪个吵了我挺不着觉？”“小姐，人家三番五次请我家老先生到苏州打擂台，这是十三省巡按来请，我家老先生不肯去，他诈病，说牙根发硬，说要等风开船，人家想想难过，天天到夜就来我家高厅上哭。”“我家父亲也不算事，三请诸葛亮，再请不像样，等我去望望看。”绣带飘飘，来到小书房，“爹爹。”“儿啊，你不蹲绣楼到书房干什么？”“父亲，我听说你身体不好，要等风开船，你怎到今朝也不曾死嘎？”“你格妖韶哇，人家请我到苏州打擂台，我不肯去，我是诈病。”“父亲，人家请你三次，你总不肯去，究竟为点底高原因？”“小姐，你不晓得嘎，僧保擂台，是邱峦和尚来下打，我当初和邱峦是师弟兄道理，后生家辰光，和他大战三天三夜，不分胜败，最后我侥幸胜了一招，我排名天下第一，他是第二。现在不同了呱，我已经年纪高大，攻读五经四书，而他要想伸冤雪耻，昼夜勤练武功，听说他晚年创了一个绝招叫电光掌，这个电光掌打出去，像摸蜂蚂蚁差不多，你被他打到一掌，浑身酸麻而死，为父年老力衰，哪是他格对手啊？”“爹爹，大丈夫应该战死沙场，你不上苏州天下英雄要耻笑，总说你年纪越老，胆子越小，蹲家做缩头乌龟。”“啊呀，你格贱人，随你多激杠我总不去。”“父亲，你不去，女儿我去。梅香，收拾收拾，我们上苏州去打擂台。”“你格妖韶哇，你这三脚猫格功夫去送死。”“我死不关你格事，我哪怕僧保擂台来战死，也能留到一个好名声。”

“好格，你送死由你死，我不陪你去。”俞碧霞转身走出书房。俞老先生一想：我就该这一个女儿啊，她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活在世上有底高意思啊，“冤家，不要死了走，等等我。”“父亲，你倒也去？”“我不去你没得寿命家来格，邱峦和尚有电光掌，你去打擂台，你用底高宝贝能破得了他格电光掌？”“我没得宝贝。”“跟我来，我家后花园一块铜沙板，一千六百斤重，我家有八个大力气安童，专门认抬这铜沙板格，拿这铜沙板抬到苏州城，才能破邱峦和尚的电光掌。”肇父女两个来到高厅，田志还来下叫噪，“巡按大人，不要叫噪，我出来格。”“老先生，你格病倒好了格。”“我当真害病了，我是诈病，我马上陪你上苏州去打擂台。”再拿八个大力气安童喊到面前，把后花园一千六百斤重格铜沙板抬上苏州。

七省巡按姜堰带领一班英雄远远迎接，一夜五更不必细表。第二天，天皇庙门口，僧保擂台比胜负，看热闹格英雄好汉成千上万，拥挤不开，邱峦和尚就吩咐：“徒弟啊，你们哪个先去开擂？”大徒弟永清就说格：“师傅啊，等我来，头阵胜，阵阵胜。”他去大摇大摆朝擂台中间一站，“田志，快快前来受死。”田志正准备上擂，俞碧霞就说格：“巡按大人，杀鸡何必用牛刀，等我来。”小姐号称一阵风，一个旋风蹦上擂台。永清和尚一望，倒霉，倒霉，请格黄毛丫头来打擂。“小秃驴，姑奶奶来陪你过过招。”嘴里说，手就动。

二人擂台来动手，各显本事比输赢。

战到八十個回合，俞碧霞毕竟是女流之辈，哪是永清和尚格对手。战啊战，战了浑身冒香汗，只有招架之力，没得还手之功，一想不好，第一阵就吃败仗，我也说不过去，也罢，不如我来个败中取胜。小姐战啊战，望望擂台柱棵来杠，退到柱棵身边，假装身子朝下一跌，两个手捧住柱棵。永清和尚见她栽了擂台上间，哈哈大笑，“黄毛妖韶，你向哪里走，等我结果你的性命。”一个饿虎扑羊，他不晓得嘎，小姐栽了擂台上间，有个招式，叫何仙姑懒睡牙床。见他来势凶猛，饿虎扑羊扑得来，小姐伸出右脚，她这三寸金莲，这个鞋尖头上，一个绒球，绒球里面有个倒须钩格，见他扑得来么，右脚一伸，她这脚尖上间格倒须钩，对准永清和尚格眼睛，叭嗒踢过去。小姐一转，上她格大算，眼乌珠总背挖出来，永清和尚一声惨叫，小姐一个鲤鱼打挺，对准永清和尚格秃驴，“叭”一拳头，

骷髅头打了粉粉碎，活跳鲜鱼送残生。

永志一望师兄被打杀得格，怒气冲冲蹦上擂台，“黄毛妖韶，用诡计伤人，不算英雄好汉，我要替师兄报仇。”“小秃驴，你家师兄还不是我格对手了，你早点下去，叫老秃驴上来。”永志一想：要讲到本事单打独斗，两个黄毛丫头总打不过我家师兄，不过这个妖韶有诡计，“黄毛妖韶，你真有本事格，我们今朝比手，我们来文打。”“小秃驴，何谓文打？”“文打就是我撑了堂块，你打我三拳，我打你三拳，不许还手。”“这倒也好格，哪个先打了？”“你黄毛丫头，让你先打。”“格我打了哇。”“且慢动手，我叫你打，你才好打。”永志为何提出要文打？因为他有金钟罩铁布衫功夫，刀枪不入，这个功夫全靠一口内气。他丹田提气，拿金钟罩铁布衫功夫运出来，格肚子滚能圆，不过这功夫一道不好，不好说话，一说话一漏气，功夫就破啦得格，更好打。他说：“好打了，好打了。”“我打了哇。”举起粉拳，用了三成格力气，对永志和尚格肚子高处一拳，哪晓得嘎，如同打了钢板上，虎口发麻，心想：这是金钟罩铁布衫功夫啊，不要说拳头，就榔头总敲不进啊，要想破他金钟罩，我必定要帮他放气，他格气一泄，功夫就破啦得格，“小秃驴，我打第二拳了哇。”伸出粉掌，来他肚子高头轻轻一摸。永志和尚被她一摸么，痒了不得过，他说：“你打就打，你摸底高？”小姐第三次拿格粉手，对准他肚子高头，摸到这间摸到过间，永志把她摸了委该痒了不得过，一口气松啦得格，“小姐，你打擂就打擂，不要哈我肢肢啊。”“你格小秃驴，我叫你狗命难保。”用尽生平之力，粉拳对准了小秃驴肚子，叭嗒一拳头。这一拳头打进去多深？一下子打进他肚子里间，吃她格大亏，拿他格大肠一背，鲜血淋淋，肠头总背起来。邱峦和尚一望，两个徒弟被结果性命，再也忍不住，蹿上擂台。俞纪堂就喊：“小贱人啊，脸露足了格，好死下来了。”俞碧霞抱拳一礼：“老秃驴，少陪，我走了。”“索落”溜下去格。俞纪堂蹦到擂台，“邱峦大师，久违了。”“俞纪堂啊，你也来和我做对了。”“大师啊，你是出家之人，哪好有争强好斗之心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应当享享清福，吃素修道。”“俞纪堂，闲言少说，既然上擂，我们分个高低，决个雌雄。”“大师，稍等片刻。”他跳下擂台，打发八个大力气安童，拿一千六百斤重格铜沙板墩到擂台，格擂台叽哩嘎啦只是来下摇。邱峦和尚一望：这个老匹夫，这个死尸东西墩上来做底高，“俞纪堂，你搞底高名堂？”“大师啊，我陪你相相。”行过见面礼，两个人动手，

大战交锋到二百合，俞老先生欠三分。

俞纪堂毕竟年纪高大哇，战啊战，开始浑身冒汗。邱峦和尚一想：这个老匹夫年纪比我大，他功夫不曾搁下来啊，我拿绝招拿出来。双手涨劲，用起电光掌，对准俞纪堂一掌扑过去。俞老先生见到一道寒光，晓得不好，朝铜沙板上间一困，这个电光掌打了铜沙板上间，隔住得格。邱峦和尚一望：你格老贼坏了，我原说抬这个死尸东西上来做底高了，原来破我电光掌呱，“你格老贼，我看你可躲得了一世。”吃亏，跟了后间追。俞老先生没法，沿这个

铜沙板两个人来杠转螺螺，十几个螺螺一转，老先生额头冒汗，“不好哇，我处于被动，像能格下去，我是凶多吉少，我要反败为胜。”俞纪堂能够名闻天下，他家有气功最厉害，丹田提气，这个气功运了哪里？他一根辫子，一直拖到屁股梢了，拿这丹田之气，气功运了这辫子上间，这辫子如同钢鞭，对后间一望，邱峦和尚追得来格，身子一转，辫子对准邱峦和尚格秃驴，“叭”一辫子，这一辫子打上去啊，比钢鞭还厉害了。邱峦和尚被打了眼冒金星，头昏脑胀，朝擂台上间一定，俞老先生回过身来，

上前來个连环十八腿，邱峦格秃驴送残生。

小奸党姚彬来看见，魂灵飞到九霄云。

喊了呼天豹回转隆兴典当，“呼师傅，田志家英雄好汉多了。

苏州城里不好蹲，赶上皇皇一座城。”

主仆两个带了宝贝寿字帖，赶住京都帝皇城。

杠块肇一班英雄上擂，拿擂台拆啦得。姜堰说：“表兄，我们到隆兴典当问姚彬要宝贝。”哪晓到典当一望，没得个人啊。司马茂一起课，已知他们逃往京都皇城。田志说：“兄弟，我们乘胜追击，追上皇城，一来拿捉奸党，二来好向皇上交旨。”六千兵马赶上京都皇城。小奸党姚彬逃到皇城，见到父亲如实稟告。姚红说嘎：“儿啊，姜堰和田志回到皇城，我们父子性命难保。”拿丁外广叫到面前，四个人商议商议。

中原之地不好蹲，海角苍天去逃生。

上哪去？去安南国。

带了宝贝寿字帖，逃往安南一座城。

杠块田志和姜堰带领兵马，追到皇城，上殿交旨。姜堰拿宝贝寿字帖被姚彬谋占，启奏永乐皇天子。圣天子龙颜大怒，“姚彬还得了来？胆敢谋占国宝。”打发姜堰领兵，拿捉姚红父子。哪晓到朝房一望啊，

门上上起双簧锁，两家门锁了紧腾腾。

司马茂一起课，已知他逃到安南国，启奏永乐皇天子。圣天子拍动震山河，龙颜大怒，“姚红、丁外广还得了来？姚彬谋占国宝么，不致于全家抄斩，你们逃往安南，竟起谋反之心，这就要罪灭九族。田志、姜堰，孤家命你们带领兵马征剿安南国，拿捉奸党，夺回国宝，过来听封。

田志前来听封赠，平南元帅你当身。

岳超加封前部先锋，姜堰封为督帅官。”点齐两万兵马，号炮三声，走出京都皇城。逢山开山，遇水搭桥，兵马不走弯路。

在路行程数天整，野马关到面前呈。

元帅下令安营扎寨，埋锅造饭。写过战书，射到野马关城头。野马关总兵哈达利接过战书，晓得中原国能将攻打野马关，随手飞奔送信到皇城锦阳城里间。红毛狼主一听，吓啦大半条命，“不得了了呱，中原英雄能将过多，我小小安南弹丸之地，哪是他们格对手？”

红毛狼主没办法，惊动了公主女千金。

安南国公主名叫红花，本事了当不得厉害。提个红花公主不得了，吕洞宾格小门生。来到银銮宝殿，“父王，胆放宽心，

在我在我都在我，解解銮带放宽心。

随他天朝兵马多厉害，有我在此总太平。

女儿百般仙法件件会，中原虽然两万兵马，我家有师傅了。

等我拿八仙请到安南地，好保住无价宝和珍。”

红花公主焚香点烛，口中祷告，叫一声：“师傅啊，徒弟来下遭磨难，你们来仙山果知

闻。”吕纯阳肉跳心惊，坐卧不安，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“众位道友，天朝兵马攻打安南国嘎，小徒红花遇到为难之处，我们速速下凡，抵抗天朝兵马。”八仙仙风阵阵，来到安南，按落云头，“徒儿，不必惊怕，师傅来了格。”“师傅啊，你要想办法。”“徒弟你放心，为师到野马关摆起一座阵，中原兵马不要说两万，哪怕两千万，他进一个死一个，进两个死一双。”八仙到野马关组织兵马，摆起一座阵形，取名叫做颠倒八卦迷魂阵，惊动了修仙办道人，骊山老母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八仙私自下凡摆起恶阵，阻挡天朝兵马，等我上南海洛迦山，奏于观音圣母。来到洛迦高山，告诉大悲观音，“圣母，八仙私摆颠倒八卦迷魂阵，涂炭生灵，作孽不浅。”“不要紧，我们一齐上天启奏玉主。”二位圣母仙风阵阵，来到南天门，“参见玉主，万寿无疆。”“二位弟子，你们所为何事？”骊山老母就说：“天主啊，有八仙私自下凡，野马关摆起颠倒八卦迷魂阵，要想伤害天朝兵马。”“什么，八仙私自下凡，值日功曹，速不要耽搁，你替我拿八仙宣来上界，我要谴责他们。”值日功曹拿八仙召到南天门，玉主大发雷霆，“吕纯阳，你还得了来？你私摆恶阵，阻挡天朝兵马，违背天条哇，命你速速下凡，

拆啦颠倒八卦迷魂阵，一笔勾销不谈论。

不拆八卦颠倒迷魂阵，打入三曹地狱门。”

八仙没办法嘎，只好到野马关，拿颠倒八卦迷魂阵拆啦得。红花公主泪流满面，“师父啊，没得颠倒八卦迷魂阵，中原兵马闯进野马关，我举国百姓性命难保哇。”“徒弟，我还有个办法，姚红叛国逃到安南，宝贝寿字帕可曾带来？”“带来了。”“你拿寿字帕拿把我，我将寿字帕挂在锦阳城城头之上，田志中原兵马到了安南国，如果滥杀无辜，徒儿啊，寿字帕是无价之宝，中间是一颗避水珠，一颗避火珠，以龙须线相隔，这个水火二珠不能相碰，如果避水珠和避火珠一碰，方圆一百二十里之内都要化作飞灰，你只要背动龙须线让水火二珠相碰，让他全军覆没，与他两败俱亡。”肇拿宝贝寿字帕挂了锦阳城城头之上，如果中原兵马一进锦阳城，红花公主背通龙须线，水火二珠相碰，大家总没得性命。

挂了宝贝寿字帕，惊动了大圣到来临。

齐天大圣孙行者来花果山上肉跳心惊，掐指一算，“我当初嘴馋，吵出大事了哇，我偷格宝贝寿字帕忒得安南国，红花公主要背它龙须线，中原两万兵马总没得命。

千多兵马身丧命，孽障作到海能深。

祸是我吵格，不如我来收场。”一个跟斗翻到锦阳城，弄手一抄，寿字帕朝下一抛，仙风一散，朝营帐外间一站，“小兵，报与元帅知道，齐天大圣求见。”一班英雄一听，齐天大圣来营门之外，个底个不晓多稀奇，走出营盘一望，果真孙行者威风凛凛。大圣手捧宝贝寿字帕来到姜堰面前，“姜堰，虽然寿字帕价值连城，不过它是不祥之物，你回到皇城交把万岁，纳入国库，你家不好拥有这个宝贝，你们大破安南，不可滥杀无辜，我乃去了。”一个跟斗回转花果山，肇一班英雄好汉轻而易举破了野马关，连破三关，来到锦阳城。红毛狼主没得办法，拿姚红、姚彬、呼天豹、丁外广弄绳子绑起来，打起四部囚车，奸党押入囚车之内，外加珍珠玛瑙十三箱进贡到中原，写好降书降表，答应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永不侵犯。田志说：“番王啊，你胆敢收留中原的叛臣，本应灭了你安南，你既有悔改之心，饶赦你一次。”肇拿珍珠玛瑙十三箱、四部囚车解上京都皇城，打起太平鼓，唱起逍遥歌。

兵马队队如潮水，回到了中原午朝门。

奸党丢在午门之外，表弟兄上殿交旨。圣天子龙颜大悦，“二位卿家，征剿安南其功不小哇，四个奸党推出午门腰斩两段。”又发圣旨，圣旨发到十三省，灭拉奸党家九族不容情。田志就说：“万岁，当初七省巡按私访扬州丁家庄，不是丁素珍小姐来相救，千个残生活不成，她们母女来后花园修道，我主洪恩浩荡，留赦她们性命。”“好，赦丁素珍母女。”一班英雄召上金殿，圣天子御口加封。

田志前来听封赠，平南元帅你当身。

姜堰前来听封赠，绿袍亚相你当身。

岳超封为九门提督，海燕子卞喜封为雁门关总兵。俞纪堂老先生打僧保擂台有功，圣天子要加封官职。俞老先生说：“万岁，草民年老力衰，不愿为官。”“老先生既然不愿为官，赐你俞家庄方圆五十里由你掌管，不要交一分钱，不要纳一粒粮。俞碧霞小姐打擂有功，圣天子从中把媒做，配作平南元帅的三夫人。”

田志共有三房妻室，首妻司马赛花、二房董翠萍、三房是俞碧霞。天子选定良时吉日，替表弟兄两个完聚花烛。姜堰和丁素珍小姐、田红玉小姐完聚花烛。闲暇无事，请风流才子、自在臣相，留下这部忠孝宝卷，

题目叫做《寿字帕》，明朝流传到如今。

邱金宏 讲录
吴根元 整理

